

《抱歉你只是妓女》

这样的女人你们会要吗????

> >

> > 大板常指着夏鸥说：“你养的这婊子怎么年年看上去都像处女啊？”

> > 我不喜欢他们喊夏鸥婊子，但是夏鸥确实是个卖身拿钱的妓女，我也确实说不上婊子和妓女有什么区别。

> > 但是就是不喜欢他们这样喊。原因没分析过。

> > 夏鸥今年19了，夏鸥很漂亮。漂亮的少女夏鸥是个妓女，不爱笑不多话，脸上总是满满的一页

清纯。这就是好友大板老说夏鸥像处女的原因。

> > 可以说夏鸥是个对工作不负责任的妓女，具体表现在她永远学不会怎样叫床。

> > 浪女淫叫，声音时高切时殷殷，激情而缠绵。夏鸥在床上老咬着唇，死忍住不发出任何声响。

> > 第一次和夏鸥做爱她才16岁。当我快进入她时，她那痛苦的表情让我误以为我在强奸一个处女，

情不自禁要对她怜惜。完全进入时发现我上当了，就狠狠的*了她。只是关上了灯。

> > 我不喜欢看见她苦楚的表情，虽然认定她的装的。

> > 大概是痛极了，她小声说了句：

> > “你就不能轻点吗？”

> > “不能！”

> > “为什么？”

> > “因为你只是个妓女。”

> > 偶后夏鸥在床上再也不说一个字。本就很少话的夏鸥，搞得我像个迷恋冲气娃娃的色魔。

> > 我知道我不是色魔，夏鸥也知道。

> > 除了在床上，我可以永远像个君子般对夏鸥，每个月工资按时给，不拖不欠。而且她绝对有她

的自由权力和空间，当然在我需要时她必须出现。

> > 有时候我觉得夏鸥真不是做妓女的料，又或者她只在我面前表现得那么差，又或者她的样子逼她这样尽力去装纯——她永远都是牛仔裤梳一个马尾。虽然她的姿色可以让她妩媚得更女人。

> > 夏鸥大二了。白天正常上课，晚上回到我家。

> > 朋友常问为什么我不正经交个女朋友却要抱养个小姐当情妇。呵呵，我想那时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女

孩，还不如夏鸥实在——我明说，我要钱。

> > 夏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“先生，我可以陪你睡觉吗？”瞧，多直接！

> > 那是4年前，那天我和几个同事在一家叫《妖绿》的酒吧里消遣。夏鸥就是穿着牛仔裤背着普通样式的学生书包，跑到我面前，对我说的那句话。

> > 说话时定定的看着我。

> > “啥？”我以为我听错了，尽管那时酒吧放的轻轻的乡村音乐。

> > “我……我可以陪你睡觉的。”她再说，声音却是超乎想象的坚定。

> > 几个平时惟恐天下不乱的朋友开始起哄了，纷纷指责夏鸥应该每人陪一晚，甚至有人开始摸她

的脸或胸。夏鸥吓住了，却没有走开，躲开了，仍然看着我。

> > “你多大了？你成年了吗？”看她那发育不怎么良好的细小的身子，我不禁怀疑。不过她的眼睛十分漂亮，从里面渗出的纯白是难以想象的迷人。

> > 长大了或许会是个厉害的角色。

> > “我16了。”她细声细气的说。

> > “那么小啊？你干什么的？”她看上去实在不像干这一行的。

> > “……妓女。”只说这句话时，明显的虚弱。

> > “你很需要钱吗？小小年龄不读书。”还算理智尚在的我教训起她，本想多说几句，但在抬

头时接触到那不卑不亢的眸子，我知道自己是自作聪明了，那眼神镇定地就像在问老师请教一道题一般的自然。

>> 后来我就带她回家了，但是没留她过夜，做了那事儿后，给了她500块，打发她走人了。

>> 我承认那晚我叫她走时，她流连的眼神曾让我泛起一丝不舍，但还是狠心关掉了大门，并对自己默念：她只是个妓女，来安抚久久不能平静的内疚。

>> 一个奇异的小妓女。我对自己苦笑，这个世界什么都有，遇得越多，成熟得越快。

>> 但我万万没想到，我会在两年后，再次遇见她，并承诺，抱养她两年，这两年里需要时就住我家，每个月给她两千块钱。

>>

>> 再次看见夏鸥了，在两年后的夏天。那时刚和女朋友分手，觉得女人要的东西我永远给不起。比如时间，比如婚姻。分手后一度很茫然，我知道那是空虚造成的。

>> 开着车在城市瞎晃，乱想。想自己，表面风光，其实看透了不过是个城市里某个角落的穷人。

和大多事业有成的青年一样，穷得只剩钱，和满肚子愤世的理由。

>> 那年夏季实则很热的，我吹着空调，就想象不到车窗外的酷暑。当车滑过C大校门时，我就看见了夏鸥。当我认出她来时，竟把车偷偷停在她身旁。

>> 我知道了她为什么叫夏鸥，当她站在阳光下，顶着被太阳晒得殷红的脸，淡定地立在那里时，完全就是酷夏的一抹清凉。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。

>> 头发比以前长些了，面容没怎么变，身体成熟了几分，凹凸有致只是依旧单薄。我发现我两年来一直渴望的那双眼睛了，它无意的瞟了我一眼，仍然是那样纯白却有妩媚的潜力。

>> 这妓女气质修养得很好，至少看不出她是干什么的。

>> 过了大概十分钟，过来一中年男人，塞给她一叠钱，就走了，甚至没说再见。

>> 我下车朝她走去，“嗨-希望你还记得我。小姐！”我恶意地把小姐两个字吐得又狠又清楚。

>>

>> 她望了我一眼几乎是立即就认出我：“是你。”然后她就要走。

>> 但是我叫住了她，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我这是多此一问，因为眼看她朝C大里面走。

>> “妓女。”她答，比起两年前，多了分随意。

>> 我感觉我有点莫名的愤怒了，“你他妈的算什么妓女？！没见过你这么丑这么没专业水准的妓女！”

>>

>> 她明显愣了一下，偶后笑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夏鸥很少笑，但是笑起来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，会飘得到处都是。

>> “那么我就是个不敬业的妓女了。还有事吗？我要进去了。”

>> “等等……这个……刚才那个男人是谁？”问出口之后，我就感觉我是个白痴了。

>> “你总不会以为是我爸爸吧？”她说，面容始终平淡。我却感到受到嘲笑——我还奢望一个妓女能怎样呢？

>> “你叫什么？”

>> “夏鸥。”

>> “恩，夏鸥。”我思索了一下，“你男人给了你多少钱？”

>> “他不是我男人，我们只是主户关系。刚才他给了我2千”

>> 我彻底绝望了，你真的不能想象一个花儿一样美好的少女，站在阳光下，带着斯文与纯白，穿着牛仔裤和衬衫，自然得像说“我今天看见一件好看裙子。”一般地形容她如何跟一个男人金钱与肉欲来往。

>> 我倒真希望她有她年纪一样的活动和思想。

>> “我包养你！”一句话完全是不假思索地就冲出口。值得鄙视的是，还带了一脸紧张的期盼。

>> “好的。”她说，不加任何修饰的脸上，毫无表情。

>> 然后她就是我的人，期限为两年。

>> 但是几天后就发现我带了个不会叫的冲气娃娃，实则是个只会做饭泡茶的哑巴。

>> 每天下班就看见夏鸥趴在桌上发呆，她静静的把目光集中在桌面的菜碗上，看不出在想什么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喜乐。我会大声提议：我回来了你连鞋都不会帮我提一下吗？

>> 于是她才急急地去找我的拖鞋。

>> 夏鸥是个乖女孩，说菜淡了会去放盐；说人累了会给你捶背。只是永远不声不响。她这点不发声响的

“优点”也表现在床上，这是我一直无法忍受也是她唯一不听话的地方。

>> “夏鸥你别咬着纯，乖些，放轻松！”诱导她

>> “……”还是不发声，一脸麻木。常常搞得我差点要阳痿

>> 有时工作多了，在电脑前坐得脑子一乱，看一眼她就静下来了。我在时，她永远像个清静的鸟儿

般依在身边，我猜想她坐在我左右就等着我和她对视，因为每当我看她时，她都在静静的看着我。

那目光从她美丽安静的眼睛中流出，不掺杂任何欲望，神奇的是我会像欣赏一副风景般冷静下来。

有时我错以为我们的婚后十年的夫妻。

>> 但我很清楚我不会喜欢她的，因为她是个妓女。对于做妓女这份职业，我本人不鄙视也不尊重。却是绝对不会加以感情。

>>

>> 我看到夏鸥笑得最多的时候是在她过生日那天。

>> 头天晚上我在电脑前整理一分文件，夏鸥洗了碗，就推了张椅子过来挨着我。

>> 前几天给她买了件白色居家裙，这是我送她的第一件礼物，当她接过这很普通的裙子时，就

笑了，只抿了抿嘴，但满眼的笑意。然后她就时常穿，感觉像一朵纯白的棉花一样在屋里飘来飘去。看上去比以前更女人。

>> 我早说过她有妩媚的潜力。

>> 那时她就穿着那裙子，离我的距离刚好能让我闻到她身上的女人香，若有似无。我发现我无法认真工作了，回头瞪了她一眼，本来满眼的责备，却对上那双含笑的眼眸。

>> 夏鸥在笑，我突然觉得满屋是春天，花草烂漫。

>> 怒意全无。

>> “你在笑吗夏鸥？”

>> “恩！”她答，还孩子气的点头，可爱至极。

>> “呵呵，这可奇了，说说看，你开心个啥。”

>> “明天我就可以结婚了。”她说。

>> 明天她可以结婚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夏鸥说话永远那么不清不楚。

>> “明天我满20。”她轻轻的说，笑，我又可以感觉到，那偶尔一笑的动人。

>> 我不想接着她的话题说下去，你会想和一个20岁的妓女谈婚嫁吗？

>> “恩，那好啊，总算长大了。夏鸥你说，想要什么礼物。”女人那么一眼期盼的告诉你她过生日了，大概都有这层意思。夏鸥是个直接而现实的女人。

>> “我要，你就给吗？”

>> 我吃惊的望着这个提出疑问的女人，她那水晶般的眼眸正毫无遗漏地展示着她孩童般的无邪。

>> “不会，要看你的心有多大了。毕竟我还在为别个打工。不可能给你个房子啊车子啊什么

的，”我想了想，结合她之前的话题，猛的觉得可笑——她不会是想要我娶她吧？“当然，更不可能对你有什么遥远是承诺……”

>> “我要你明天陪我去见一个人，以我男朋友的身份。”从她嘴里滑出，且字字清晰。

>> 我在考虑中，我不能猜到她有什么企图。她是最不能懂的一个女人。

>> “你明天刚好不上班。”

>> 连这也算好了，看来她是准备很久了。我防备的看着“去见谁？”

>> “我母亲。”

>> 第二天，我像真的要去见丈母娘大人般穿戴得整整齐齐，白衬衫，镶金边的领带，由夏鸥亲自

烫得平整的名贵西装，一尘不染的皮鞋——“我母亲，很会生活。”全为夏鸥的这提醒。

>> 夏鸥也穿得很漂亮，举手抬足间尽是青春的流泻。

>> 我俩像一对金童玉女般坐上车，一时间引来目光阵阵。

>> 当我开着车，目光偶尔滑过身边的夏鸥时，她正在望向窗外，没多说一句话，静静的把美丽倒影在

我眼角。我又开始产生幻觉了，以为这是我要带回家的新娘。

>> 我本想无奈地叹口气，却不想竟是倾泻了满足。

>> 大概开了30分钟左右，到了。

>> 原来夏鸥家并不贫穷，至少她妈住的花园小区是我对父母给不上的。我忘了夏鸥一眼，更加觉

得这个叫夏鸥的妓女不可思议。

>> 最可笑的是，在夏鸥按了16楼门铃那一刹那，我居然莫名其妙的出了身汗。以前不是没见过女朋友家长，活到快30了，我分析不清楚为什么这次假冒的护花使者身份让我激动而紧张。

>> 门开了。

>> “呀，宝宝回来了！快让妈妈看看，哟瘦了好多！宝宝上次让你带的钥匙呢？怎么每次都叫妈来给

你开门呢？呵呵，宝宝在学校还好吧？”

>> 我就立在门口，睁睁的看着那个当门一开立马拥住夏鸥的女人，一边喋喋不休的唠叨，一边帮女人

提过手上的包。偶夏鸥依偎在她怀里，只笑不语，笑是我从来看不见的那种，带着娇憨的甜美，

半亲溺半撒娇，永远腻个不够。

>> 那女人叫夏鸥宝宝，她只是个普通的母亲，让女儿在怀里呢语。

>> 我眼眶湿润了，我有点无力了，夏鸥是个妓女。

>> 说不出什么感觉，当你看见一个万人廉耻的妓女，在她家人前亲热时……或者全天下，就只

有她母亲会那样对她了。

>> 那个叫夏鸥宝宝的妇女，看上去不过40左右，风韵十足，但很苍白，也是瘦。此刻多了股

母亲特有的慈祥。我像夏鸥的眼睛完全会遗传她妈，媚。只是夏鸥的眸子里放了种让人松懈的天

真，比她母亲更厉害。

>> “好了妈，还有客人呢。”夏鸥这才把我拉进去。“这是小斌。”

>> 那妇女这才注意到我，马上用一直戒备的目光看着我。

>> “伯母您好！我叫何念斌。”像个绅士一般，连忙对她鞠了一躬，带着一背生怕不受宠的寒意。

>>

>> “哦哦……好，小斌啊。”她又把目光转向夏鸥，“他是……”

>> “妈，他是我男朋友。”说得跟真的一样。

>> “男朋友？”那种不放心的眼神扫得我极为不爽。

>> “是啊妈，他已经向我求婚了。等我毕业我们就订婚。”夏鸥说，轻笑。

>> 我犹如当头一棒。订婚？和夏鸥？想想都是罪。

>> “啊！订婚了？”她母亲的眼神一下子对我有了从未有过的和善，马上变得有了我所熟悉的，常常在我亲妈眼力找得到的慈爱。

>> “恩……哦，是……是啊，我很喜欢你们家夏鸥。”面对这位慈母，我真不好说什么。在心里盘算着回家怎么好好收拾夏鸥，嘴上支吾的应着。

>> “啊，真好！恩！！真是好！哦哦，快进来屋里坐！！”她温柔的拉我进屋，然后马上就忙起来。

>> 端水果，倒茶拿饮料和啤酒……恨不得把家里能吃的都搬了出来。

>> “夏鸥！”她颇为严厉的叫女儿“你怎么还愣在那儿傻笑？还不快给小斌削个苹果！真是的，这么大了……唉，女儿大了，长大了……总算……”然后一边念着，一边进了厨房。

>> 我见“丈母娘”忙去了，马上换过一种脸色，正想严厉的呵斥夏鸥，这种话怎么能对老人乱说。

但是当我转过身时，看见夏鸥在削苹果，而且一滴晶莹的泪就从她眼力滑出。

>> 夏鸥一般是不哭的。我一共看见她哭过三次，这是第一次，第二次是她母亲过世，第三次就是后话了。

>> 夏鸥的眼泪，顺着她白净的脸颊流下，一滴滴滑得飞快。我就忘了要骂她，呆住不知道怎么办好。

>>

>> 正当我束手无策时，还好她母亲出来了，一眼看见女儿在哭，急忙问原因。

>> “妈，小斌欺负我！”

>> 本来我也想知道她为什么哭，也在等答案，谁知道听她这么嗲声的对我一指，她母亲的眼光就顺着她娇小可爱的手指望向了我。

>> 当时是很尴尬的，怪夏鸥太不懂事。自己竟呆住了不知道怎么办好。

>> “啊？小斌欺负你？”

>> “是啊，人家给他削好了苹果他还不吃！又说要吃梨！可是人家把苹果都削好了嘛！”

>> 我狂汗，我根本没看见她何时把苹果递给我的。

>> “唉，宝宝你别太任性啊！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这孩子！”她母亲明显送了口气。转向我，笑着说：“呵呵小斌啊，你一定把我们夏鸥都宠坏了，她以前不爱撒娇的。哈哈对她好是对的，可是有时也别太将就她了。你看她，无理取闹了吧？”

>> “妈~~”夏鸥的声音嗲嗲的，很害羞的样子。

>> 我这才反应过来，配合的说：“唉是啊，当初看她小，懂事，惯了她几个月，没想到现在都快骑我头上了。伯母你放心，我以后会好好对小鸥的，她要是改不过来，我就依着她，让她任性一辈子。到老了，都还对着我使小性子。”说了这些话我才觉得我演戏挺不错了。我望了夏鸥一眼，她那时眼泪还没干，挂在脸上，可能没意料到我会那样说话，表情有些吃惊。不过在下一秒，就带了满满的感动。

>> 她母亲信了，轻声说了夏鸥几句，又进厨房去了。

>> 我看着夏鸥，她对我笑，我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了。

>> 夏鸥轻声提醒我去帮她妈做饭。我说好的，就去了。起身时夏鸥小声说了句诚恳十足的谢谢。

>> “谢谢你。”她说，声音是轻柔的，表情是真诚的。

>> 就进了厨房。虽然不会真的抄菜，但以前回家总要围在亲妈身边转，也常帮着打打下手。于是厨房里的活我基本上还算熟悉。当然那是我妈在世前了。

>> “伯母我来帮您！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”
>> “哎~要做什么呀，你尽管等到菜好了，多吃几碗就对了！”和我妈的话怎么一样啊。我马上想到了母亲，就差点喊出声妈了。
>> 凑合着开始理点小菜什么的。尽量不做得手忙脚乱。期间听她一直捞念她家夏鸥“是个好女孩啊”“从小就乖顺啊”什么的，我不多说话，偶尔真挚的应两声。

>> 她又说到，最近老是闹肚子痛，我就想到我父亲以前肚子痛用的良方，说下次来给她带上。

>> 她感动的望了我一眼，似乎要落泪了。发现她认真看你时，和夏鸥的眼神十分相似。
>> 一直没看见有男人，也没听伯母提过夏鸥的父亲
>> 就感慨了，觉得这个家庭，也不似表面看上去那么风光。
>> 饭菜都一般，但是我吃了3大碗，乐得夏鸥她妈脸上红润润的。一个劲的毫不忌讳的直接赞扬我。

>> 其间偶然问到我工作的地方，正欲说，夏鸥把话岔开了，竟露出点急切，“哎呀妈！！你老问这些干嘛呀？说得好象我们家很势利似的。”

>> “哦哦，好好，不问了，啊小斌，来多吃肉！你得再长胖点才好呢！”然后给我夹了快回锅肉。

>>

>> 我一口吞下。

>> 我奇怪了。按理说我在一家规模影响都不错的外企工作，而且也算是个金领级阶层，以前这些

都是我炫耀的资本，怎么夏鸥会急切的不想我说出来呢？当然我也没必要在她妈面前炫耀什么，

我只是想说点好的，让长辈开心一下，觉得自己女儿没找错人。

>> 但是夏鸥不想我说，我也不多说什么。

>> 吃了晚饭夏鸥就说要走了，看得出她妈很不舍，却只说了句“这么快就走了不多休息下吗？”在没得到夏鸥同意后，没再说什么。

>> 依依地送我们在楼下小区，夏鸥说，妈你回去吧。她说“哎就走。”

>> 然后车开很远了，在转弯时从反光镜里看见她还立在那儿，踮着脚向这边望。

>> “你应该多来陪陪你妈，反正又不远。”我轻声说，夏鸥现在已经又换回那一贯的表情——保持

麻木。

>>

>> 她低下头，没说什么。我也就不多问了，我不想追究许多我不用知道的事。我知道没那个必要。

>>

>> 当车快进入市中心时，夏鸥突然叫我调转头。

>> “调转头！回到刚才那里！”她说得很急切，又带有命令的意味。

>> 我望着她，变得冷漠起来。

>> “哦……请你！好吗？”

>>

>> 还是把车开回去了。给自己的借口是：今天她过生，宠她一次。

>> 其实我根本拿她没办法。

>> 把车停到停车场我就直径往她家走，夏鸥叫住了我。

>> “怎么不是去看你妈吗？”

>> “不是。我现在要向你讨我的第二个生日礼物。”她说，眼睛就眨啊眨的。表现得像个学

龄

儿童。

>>

>> 我眉头皱起来了。压低声音说，“你提。”

>> 我在心里想：夏鸥但愿你还有一点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在个什么位置。

>> 答案让我大吃一惊：想和我吃凉虾。

>> “我想你请我吃凉虾。”她说完，笑得有些夸张，眼神带点嘲弄，她一定看见我不满到极点的表情。

>>

>> 凉虾——我没记错的话，凉虾1块钱一碗。

>> 我望着她，这个老是让我不知所措的女孩，站立在初夏的微风里，笑得有如一株清雅的蒲公英，散了一片。

>> “我没听错吧？你要吃什么？”

>> “跟我来。”然后她拉住我的手，飞快的跑起来。

>> 我那年29岁，我以为自己在风中进行初恋。

>> 她跑在前一步，不时回过头来催声“快点啊你老啦？”然后看着我瞪圆眼睛，她会放肆的笑。第一次笑得那么毫无章法。因为夏鸥以前不笑的，就算笑也只是嘴动动，眼睛从来都是很平静。

>> 我豁然开心起来，任她轻柔的拉着我的手，你可以想象她头发被风吹拂后飘入我嗅觉范围内的

味，少女的温馨使夏鸥这时看上去像那大海的小女儿。

>> 小时候看过童话，大海有12个女儿，而最小的女儿最是美丽而善良。

>> 跑了一会，夏鸥在一个路边摊位下停住。整个“店”就一把大的遮阳伞，和一张四角桌，上

面人工写着“凉虾5角”字迹是毛笔字，已经快脱落了。摊位面前是一排平房，妇女儿童们平静的沐

浴在夏阳下，好奇的看着我和夏鸥——盛装来吃凉虾。

>> 我感觉自己像个疯子。

>> 夏鸥很快乐，她清脆地叫唤老板娘，要2份凉虾。

>> “夏鸥？是你吗？”老板娘的个大约50的妇女，飘着一脸亲切的小雀斑。

>> “是啊，张婶！我带我朋友来吃你家的凉虾。”

>> 老板娘一下子注视到我，和夏鸥的母亲一样看人点都不知道含蓄。看得我几乎要脸红了。

我那时满头汗，穿着白衬衫，抱着西服外套，高高的挺立在她的遮阳伞下。不知道手脚怎么放。

>> “哦坐啊！年青人！”她亲切的招呼，笑得好象山间的向日葵。

>> 我看夏鸥很随意的找了张小凳子坐下了，我也拘谨地坐在她旁边。

>> 老板娘盛了满满两大碗凉虾过来。

>> 我有些不想吃，喝了点水就放那儿了。

>> 夏鸥开始吃了，她一口一口的，速度很频繁。一会就快见底了。然后嬉笑着说还要。

>> 我就不能想象前几天夏鸥在酒吧“妖绿”，喝芝化土时的斯文优雅。

>> 夏鸥说脚累了，就把凉鞋脱掉了，光着她白嫩的脚踝，掀高裙子裸露到大腿，那些都是耀眼而美丽的。她像个深山里的水妖，不加一丝修饰的鬼魅着，毫不费力的任何一个动作都尽是诱惑。

>> 她见我在看她，吐吐舌，笑：“你干什么又这样瞪着我？眼睛张得圆圆的，看上去好幼稚哦。”

>>

>>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就没说话。她又开始吃她的凉虾，发出可爱的声音。

>> “张婶，你们家的凉虾还这么好吃呐！我还要一碗。”

>> “哈哈，好吃吧！那你可以经常来吃嘛，好多年没看见你了。对了，你妈还好吗？”

>> “恩，还是老样子。”

>> 然后她又开始吃。

>> “你好象以前经常来这里。”我总算忍不住好奇，问。

>> “是啊，你看你左手边，第三间屋，就是我从小长到大的家。我是吃张婶的凉虾长大的。呵

呵”她说着，对老板娘一笑。埋头又吃。

>> 真那么好吃吗？可是我觉得想……想一种厕所里的动物。越想越不敢吃。

>> “你们家，以前住这里吗？”这里是很绿色，还毕竟算贫民窟了。

>> “恩，住这里。住了十年。啊，说起来，这凉虾有十多年历史了！”她悠悠地说，我跟着她

的话轻轻的假想，一个市井里长大的美丽女孩。

>> 听她回忆是一种清凉，比凉虾美味，至少我这么觉得。

>> “后来呢？”问

>> “后来，后来妈跟了一个很有钱的男人，再后来我们就跟着有钱了，搬了家，住进了全市最顶级

的花园小区……只是我再没吃过张婶的凉虾了。”她的那碗又吃完了，望了我一眼“你都不吃吗

？”带一脸谗相。

>> “哦，我不想吃。刚才饭吃多了。”

>> “那我帮你解决了！”

>> 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的那个带蓝花的陶瓷碗就被移到了夏鸥面前，她三口两口开始吃起来。

>> “你要吃，再多叫几碗就好了嘛。”我纳闷。

>> “恩，但是会把张婶吃垮的，她一定不会收我们的钱。”

>> 想想也对。

>> 夏鸥又开始对着我回忆了，“小时候，家里很穷，我从小就没父亲，母亲带我到十岁，我记得我每

天放学回来，必然要吃一碗凉虾。那时母亲拿家里最大的碗，在这里买，但还是不够我吃

呐！”夏

鸥说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话。“说起来，这凉虾的味道怎么都不会变，冰冰滑滑，清清凉凉，又

软又耐

嚼。”

>> 我看着她，这个享受般吃着凉虾的女孩。我真不敢相信她目前的我包养的情妇。

>> 夏鸥只是个妓女。

>> 我向夏鸥相反的方向忘过去，才发现两边都是平方，中间一条大约5米的过道，还有着石板

路，

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光着屁股向这边瞧，我一看他，他就害臊，转过脸跑开了。

>> 夏鸥最后这碗吃得很慢，算算好象吃了半小时。我知道这孩子在留连。

>> 我想问她，为什么好好的书不读要去做这行，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

>> “我妈……活不过明年了。”这个声音从遥远的天边传来。

>> 本来我们都没说话了，张婶去她屋里忙了，就我和夏鸥坐在这里。她猛的一句话，像一排

海浪

般袭来，给我个措手不及。

>> 夏鸥说完这句话，立即抬头望着天。

>> 记得我小时候，要哭就看着天，那样泪水就不会流出来。

>> “为什么？”我声音在轻颤。因为我无法想象，像她妈那样年轻的母亲，会死去。而我不知

不觉

已把那可爱的母亲想占为己有。

>> “我妈她，一年前被确诊为子宫癌。”

>> “那她自己知道吗？”

>> “呵呵，很可笑的是，这件事是她亲口告诉我的。那时她还安慰我别哭呢。”

>> 我不敢看她，我怕看见她的晶莹的珍珠。

>> “我从来没为这件事在妈面前哭过。我哭她会很伤心……哎小斌你干嘛呀！我不会哭的，你眼神躲什么！”

>> 她突然笑着轻骂我。

>> “哦，我，我没躲啊。”很不自然地回他的话，掩饰心里对他的爱怜。

>> “恩，说说你对恩……妓女的想法。”她转了话题问，却也是明显在妓女二字上难以自然吐出。

>> “不尊敬，也不轻视。”我老实的说。

>> “你猜我妈，是干什么的。”她问，眼光闪过恐惧，强装镇定，却带了轻微的可怜。

>> 我猛的想到了什么，不敢相信地望着夏鸥，“伯母她……”

>> “呵呵，猜到了吧！我妈是个妓女！”

>> 我听到这些个字，差点没把碗给打翻。它们从夏鸥嘴里吐出，有代表慈祥的“妈”，有第一人称“我”，还有那很敏感的“妓女”我真不希望这些词连串，更不希望从夏鸥这如此洁白的女孩子嘴里落出。

>> “但是你也看见了，如果我不告诉你，你永远猜不到。是的，她是个妓女，众人包养过的情妇，可是，也是我母亲。就像你今天看见的那样，她笑得那么美好而慈爱，因女儿找到个好伴侣而骄傲，她亲昵的叫我宝宝……尽管她是个妓女。我发誓，从小到大，自我懂得了她的职业后，我没一点看不起她。因为她是在为我付出。”

>> 如果说当我知道伯母是个妓女时，我失措了；那么当我听见这后一篇发自妓女的女儿——一个小妓女的肺腑之言时，我惊呆了。我好象落入了一个妓女的世界，标语是“虽然妓女，可是人性。”

>> 我没说话了，夏鸥也不说了，紧紧的保管好了她的巧笑倩兮。她又开始吃凉虾。直到吃得一点不剩，好象要把她的孩提时纯净的美好全部收藏到身体深处。

>>

>> 走时张婶果然死活不收夏鸥的钱，虽然仅3碗，两块钱还要找5角。

>> 她朴实的说“夏鸥啊以后多带着你英俊的男朋友来吃张婶的凉虾啊！”

>> 夏鸥笑着说好，我也友好的致意还会来。

>> 只是那是这辈子最后一次吃这位脸上缀着小雀斑的妇女的凉虾了，因为没过多久这里就拆迁了，大家都分散到不知何处。夏鸥听说这些时，我以为她会说以后没凉虾吃了。谁知她先是一愣，然后轻声说以后再没有她的天空了。

>> 我想她已经把那片蓝天，永久的封锁在天堂般纯净的心里。那里没人耕种，那里永没有污染，那里也绝不会拆迁。我死不承认，那天也已经紧锁在我心里。

>> 过后，我开始对妓女有种说不清的情愫了。夏鸥倒是像根本没发生一样生活，保持面容麻木，除了连拉三天肚子。

>> 夏鸥要我去常去看看她妈。

>> “你没事多去看看我妈好不？多陪她说会话，讨她开心吧。”那天晚上夏鸥就这样说。我又开始皱眉，我想小姐你最大的不可爱就是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立场。我有多少时间去陪一个妓女的母亲呢？

>> 我心里这么想了，脸上也立刻这么表现出来了。

>> “你是在意她是妓女呢？还是不满现在对你说话的是妓女？”夏鸥说，她似乎生气了，用

从

未有过的生硬口气对我说。

>> 我在意她妈是妓女？我至今能回想起我那天在她家听她拉家常时有多亲热，也能体会出当我知道伯母是个妓女时心里有多惋惜却不鄙视。

>> “我只是不喜欢你对我说话的口气。”我也来气了。

>> 开始抽烟。

>> “好了，我要去洗澡了，你去帮我放水吧。”硬生生地对她说，不带丝毫情愫。

>> 她没多说什么，去浴室了。尔后我听见流水的声音。我有些急躁，我心里开始怪那哗哗的水

声，我怪它，把我的思维理性性格全部都快淹没了。

>> 到脑子里回想了一遍，夏鸥拉着我，在阳光下飞跑的情景，对比了刚才她默默的进浴室时的

身影，我就决定后天抽空去陪陪她母亲了。

>> “放好了。”她说，脸上的落寞已经换掉，又是一脸纯净，我讨厌她那么会掩饰，因为那样我看

不出她在想什么。她美丽的大眼睛里，写着平静一片。

>> 既不上伤也不雀跃。

>> 洗澡，睡觉。

>> 躺在床上，夏鸥背对着我。我叫她转过身来，她就转过来，看着我，茫然的样子，我知道她装的。

>> 我心里又气了，我想你既然做了这一行，你还在乎什么自尊？凭什么要我来妥协，又不是我妈。

>> 我一气，就闭上眼睛，“关灯，睡觉。”我说。

>> 半小时后，睡不着。转过身一看，被夏鸥那双幽静的大眼睛吓了一跳。

>> “你晚上不睡觉瞪着我干嘛呀？想吓死我？”

>> “我在等你醒过来，我有两句话要说，能说服你当然好，失败了我也没办法。”

>> “好，你说。”

>> “第一句，我妈从来没得到过任何男人的承诺，她那么喜欢你，是因为一个妓女，会觉得女人

能得到男人一辈子的承诺是最完整的幸福。第二句，我妈活不过明年了。好了，可以睡了。”她说完，水波般的眸子就那样般灿灿的望着我。

>> 我一下子快崩溃了，猛地搂住她，一个才刚满20的女孩，她像个充满神话的深洞，神秘，其

实又单薄得让人心疼。“什么都别说，睡吧，后天我去看她。”

>> 然后女孩在我怀里很快睡着，呼吸平和。

>> 那一刻，我几乎要以为我快对她动情。

>> 后来我一有空就去看那妇女。那个当了几十年妓女觉得男人的承诺很稀罕的母亲。有时带夏鸥

一起，但大多数是我自己去。我总觉得夏鸥好象不喜欢去看她母亲，因为她总在我提议要去的时候

找点什么事出来，要和同学逛街啦，学校有个什么活动非得参加啦。但是她又确实很爱她母亲。

>> 我发现我永远无法真正探索到什么，对于那个有着纯白眼睛的女孩。

>> 伯母似乎不知道她女儿是干什么的，老在我面前提她的好，孝顺啊，乖巧啊，善良啦。在我去的第三次时，她就坚决的不让我叫她伯母了，我当然能听懂她的言外之意，亲亲热热

的叫了声妈，美得她，把脸上的皱纹都挤成了一朵花。

>> 叫妈时，我发誓至少一半是真的，因为她对我太好了，给我感觉太像我死去的亲娘。我就常

给她买些什么，虽然我知道她富足到根本用不上。她从来都表现得又惊又喜，而且让你看不出有一丝假意。让我的孝顺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>> 我知道她为什么肚子痛了，虽然她的痛和我父亲的完全不沾边，但是我还是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，把当初说好给她的药给她带去。

>> 自然又得到一番好夸，外加一桌美味。

>> 有天我提议要给她请个小保姆，因为她一个人太孤单了，又带着病。她的脸色马上垮下来，叹了口气，那一丝一缕平日里看不见的惆怅在那刻全部绘在眼里：“小斌啊，你也算我半个儿子了。有些事也不想老是瞒着你。”

>>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了，但是我不想听她说出来，那样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。她和她女儿不同，夏鸥是什么感受都不放在脸上，她则是把任何感情都寄托在那双眼里。我不忍。我不愿让这么个半只脚踏入棺材的妇人，以为她的半个儿子对她有什么轻视。

>> 于是我拼命找些打岔的话“啊，妈！您累了吧？我给你捶捶肩。”

>> “呵呵不累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来，过来挨着妈坐。”

>> 无奈只好坐下，手里冒汗。

>> 我以为她会不知道如何开口。因为她好半天都没声响。我看了看她，后者正盯着茶几上的苹果，一脸呆滞。她今天化了点淡妆，轻轻的绣了眉，粉底和眼霜的效果很好，让她看上去不过40岁。

>> “小斌，不知道宝宝有没跟你提起过，其实，我……我没嫁过人。我一辈子没接过婚，也从没得到过谁给的婚姻的承诺。”

>> 我望着她，看她艰难得述说而不能阻止，我觉得自己很残忍。

>> “我一直是个妓女。”

>> 终于说出关键了。她紧张地偷望了我一眼，见我没什么大的反应，明显松了口气。

>> “以前年轻时确实是贪图荣华，没有面对穷苦的信心。自从有了宝宝后，就一心想让她过得很好。不能说，我是一辈子为我孩子付出，因为那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我很内疚，我没能给她一个完整的

家庭，我除了钱什么都没有。那孩子从小就懂事，贴心，却也早熟。我猜她大概在很小的时候，就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了。但是她从没表现出什么来。我尽量不让她再去和认识我的人接触，我也从不见她的朋友。所以，我爱她，她也从心底的爱她母亲，但其实我们这二十多年来接触是很少的。她初中就开始住校了，我要给她很周全的保护。保护我的女儿，有最干净的灵魂和完好的自尊。”

>> 我从没听过这么感人肺腑的一席话，我也从不知道一个母亲可以对女儿的爱到这种地步。我虽然爱我母亲，但是她毕竟是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家庭主妇，她的说话方式里从来不会出现这般赤裸的爱。我几乎是嫉妒夏鸥了，她有个多么伟大的母亲。

>> “所以不能请保姆啊什么的外人来，我害怕我的女儿听见什么闲话。我知道她很少来，是不愿意看我现在的男人……唉，我可怜的孩子，造孽啊！小斌，小斌啊，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满意。我是真的喜欢你也信任你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我一辈子就那么个女儿，我说话的方式也很感性化，我不知道怎样对你这个男人来倾诉，但是我是真的把你当儿子了。你会嫌妈不干净吗？你以后还会来看妈不？再喊一声妈好不好？”

>> 那一瞬间，我喊出了几星期以来最诚心的一声妈。

>> “妈妈……”那时觉得面前这位，泪眼婆娑的妇女，就是咱亲娘了。

>> “哎！好儿子。妈得的这病，也是快入土的人了，夏鸥是个好孩子，绝不会给你抹黑的。你好好待她，她妈脏，可是她却是个纯净得像水一般的好女孩啊。”

>> “恩，我知道，妈您放心吧。妈您也不脏，妈您别那么说啊。”我眼睛又湿了。

>> 我看夏鸥是妓女，这位被我叫做妈的人却告诉我她女儿是水般纯净。感觉像老天给我开了个大

玩笑。

> >

> > 不好玩也不好笑。

> > 我在那一刻极度地不满夏鸥，为什么她要那样去破坏她母亲为她营造的一片清静！她有个一

心保护女儿的母亲，也有了金钱做保障的富裕，她还有什么不好呢？还要去卖身。仅仅是青春

不满的发泄？或者她根本骨子里就透着当婊子的气！

> > 回到家里，看见夏鸥，怎么看，怎么觉得那双眼睛是狐媚的。

> > 总算忍不住，问出“你凭什么要当个妓女？”

> >

> > 问这句话时人在激动中，声音就不由得提高了几分。夏鸥本来在收拾桌子，她又穿着那件白

的裙子，像一烟迷惑的幽魂在客厅飘来飘去，脸上带个淡然的表情。听见我突然高声的说话，她愣了

一下，随即又转到厨房去了。我又些到愤怒的边缘，我又想到了那被夏鸥和我都称之为母亲的美丽

而可怜的女人，她那么努力的营造一片无尘的天，去笼罩自己的女儿，我甚至可以猜出她为什么喜欢让夏鸥穿普通很中性的衣服，因为她实在不愿自己的女儿受到一丝自己的影响。如今她很满足了，她觉得女儿平安长大了，也快嫁人了，她的一生美好的愿望也快实现了，她整天开心得像只毛色发光的鹦鹉，重复那几句“真是太好了，夏鸥和你真的太完美了。”

> > 但是她越开心我越觉得她可怜，夏鸥只是我的情妇，花钱包养的。刚开始我看她那么毫不修

饰的用目光欣赏我时，还很内疚，但此刻我看见夏鸥堕落得没理没由，我就把所有的情绪全部发泄到

夏鸥身上。

> > “你倒是给我说话啊！你以为你很清高吗？”我追到厨房，激动的说，然后就看她把吃剩的

菜倒掉，她十分优雅的做家务，好象在充满艺术的弹钢琴。她脸上那抹平淡也正好和我的呼吸不定形成对比。

> > “你是哑巴吗？我让你回答我！”

> > “你希望我说什么？”她缓缓地抬头看我，“你不是已经去看她了么？”

> > 我觉得我快要疯了，好象那是我的妈，我逼一个陌生人去喜欢。我说夏鸥你没良心！“你妈

她，已经在盘算着等你毕业就直接结婚了你知道不！”

> > 是的，最近每次去伯母都很兴奋的对我说干脆毕业就结婚，订婚都免了。她是个极为敏感的女

人，每当我稍微表现出一点不满，她马上紧张地问“怎么你们本来都是要结婚的不是吗？难道你不想

娶我们夏鸥？还是你嫌弃妈的生世？”弄得我每次都必须积极配合。但是我那颗已经被激活的良

心，无时不在谴责我的欺骗，对一个可怜的妓女，伟大的母亲。

> > 夏鸥手上的活停顿了一秒，在听见结婚二字时，但是几乎是马上，她又开始变得忙碌起来，

洗碗，然后出去擦桌子。在从我身边经过时，我听见一句努力保持平静但却泄露出点悲伤的声音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快死了。”

> > 我平静下来，我开始审视她，脸色苍白身体消瘦，那时刻毫无内容的眼睛，我知道，她拥有一颗

比任何人都爱她母亲的心。可是我就是不明白。

>> “你为什么要是个……妓女啊？”我喃喃的说，我不是在看不起她，我既为她母亲悲哀，也在呼喊出自己的心声。“你应该是个和你外表一样的纯洁的女孩啊，花一般的年龄。”

>> 夏鸥没动了，她突然向我走来，我看见她眸子，水在温柔的静静的流，“小斌，我很感谢你，去陪我妈。真的。说不出的感激。让我妈多个儿子吧，你不用为你身为女婿而不安。”

>> 原来她什么都洞察出了。

>> “我只是不懂，你为什么要那么不听你妈的话。”

>> “很多事，知道得越多越痛，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就算知道了，也是一种无奈。”

>> 我望着夏鸥，此时她已有了一抹清清的哀愁。

>> 我就没问什么了，不忍。

>> 已经入秋了，我像一个接近新婚的青年忙碌而规律起来，每天早起上班，按时回家，准时吃饭，四菜一汤，保持每四天一次去看望夏鸥的母亲。我不愿意去分析我和夏鸥的关系，也从不去面对给她的超乎平常的怜爱，我给自己的理由是我全看在快要病势的母亲。

>> 但是我却一天天消瘦起来，我像卷入一场美丽而善良谎言，时刻都在欺骗。我已经分不清哪

句是真哪句是幻。很少做爱，我不愿意提醒自己身边美好的女孩是我的情妇，每天都抱着她入睡，她总是用温情的目光看着我，用极为女性的声音，带着女人天生的母性说“睡吧，别想那

么多。总会好的。”

>> 于是我就睡了。可以睡得很安定。

>> 我和夏鸥的事情只有大板知道。

>> 大板曾在我刚开始告诉他时惊呼说你怎么掉进窑子里了。但随后看我痛苦的样子，也知道了

事情的严重，大板用他的思维方式劝着我妓女怎么了？妓女也是人啊，妓女也有她们悲惨的故事，谁想啊，哪个女人不愿意正正经经的被一个男人宠幸呢？

>> 然后大板说了句，他一生说得最准确的话：“你少在这里乱找借口了，你最大不了的痛苦就是你爱上了一个妓女！”

>> 我惊讶地望着大板，这个从小跟我打到大的兄弟，大大咧咧的竟然如此精准的说出我的心事。

>>

>> “得得，本人拒绝盲目崇拜，可别把我捧得跟神似的啊。你也不照照镜子，啊，小样，你都被折腾得什么样了？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你爱上那女的了，而且是很爱！”

>> 我爱夏鸥？而且是很爱？

>> “兄弟，你爱上她又什么了？你爱的是一个你可以爱的人呐！”

>> 一连几天我都激动着，夏鸥也看出了我的反常，她说你没事兴奋个什么啊。

>> 我看着她，我可怜而善良的夏鸥，她美丽得让我欣喜。为什么不可以娶一个妓女？而且那妓女还是自己深爱着的女人。我就情绪波动了，我常在看着她默默的收拾屋子的时候给她一个感

激的拥抱。

>> “夏鸥。”我喊，却不多说什么。

>> “怎么快30的人了，还像个孩子似的。”她轻声骂我，却丝毫不带责怪。

>> “你没听人家说过么？再成熟的男人在他深爱的女人面前都是孩子。”

>> 这是我第一次对她直接的表白。我至今记得她当时的反应，她那不可置信的眸子里流露出满满的惊喜。在那一刻我想，我是愿意娶她的，尽管我在此以前从未想过，我会娶一个妓女。

>> 从那以后我像个初尝恋爱的少年，每天都保持着莫名的快乐。在母亲那边，也时刻毫无保留地

流露出对夏鸥的爱恋，这些都是我以前尽力掩饰的。

>> 每当我拥着夏鸥时，看她在我怀里安静的呼吸，是我前所未有的塌实和感动。

>> 当我完全放肆自己的感情时，我以连自己都吃惊的方式宠爱着夏鸥，心疼她每次不小心的小伤，责怪她学校寝室的铁床——她午睡是在学校寝室的。因为那铁床老把她腰部弄得一片瘀青，我在轻怪她自己不爱惜自己的下一刻，狠狠地大骂了她们的学校。

>> 夏鸥就笑了，说我的确还是个孩子。

>> 那段时间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，难忘到到今天我想起来，都是种凄凄惨惨的快乐。

>> 当夏鸥从学校里出来看见我时，确实吓了一跳。却也又惊又喜。

>> “你怎么来了？！”

>> “我来接我女朋友放学不可以吗？”我依着车，装成绅士的样子替她开打车门。

>> 现在是放学阶段，学生们像放出来的蜜蜂一般的多，夏鸥很快成了注视的焦点。她表情控制不住，不住的骄傲，我也很得意。

>> “其实我想去看看你们寝室的铁床的，什么烂床。”假装严肃，眼里含笑，语气不悦，实则宠爱。

>> 但我也实在是气不过夏鸥学校寝室的铁床，把一个女孩的腰部都弄成啥样子了，淤血的面积挺大而且颜色很深，我看着就心疼不已。我就经常看见夏鸥在屋里，用烧酒揉她腰间的伤处，我说要代劳，她说我力道大怕痛。也就没多过问了。

>> “我们一起去看看妈吧。”她突然提议，我欣然说好。

>> 经过某商场时我说要去下厕所。看我很急的样子，夏鸥说你去**商场借个厕所好了，她说她就在车上等我。

>> 10分钟后我回到了车上。衣兜里多了只钻戒。

>> 开着车，心情晴朗得希腊的天空。当暖暖的阳光洒进来着窗，我看了看身边的夏鸥，她年轻的脸庞上也幸福也微露着。可能是心里作用，我似乎老感觉得到衣兜里的小方盒。沉淀着我漂泊了三十年的心，载来了一分塌实的归属。我要在晚饭时，给夏鸥一个发光的承诺，给夏鸥妈一颗精彩的定心丸！

>> 也给自己，一个最美的妻子。

>> “你怎么一直在笑？”夏鸥问我。

>> 我突然窘了起来，因为我不像夏鸥可以把心事遮掩得很好，我什么都会在脸上展示出来。夏鸥看见我一个傻笑了。

>> “哦没什么。”我说，为了不让她怀疑，我多加了句“我已经是西南地区的总代理。”

含义：你老公前途大好。

>> 夏鸥没说什么，她对我工作上是从不喜欢过问的，我也没必要让她去操那分心。她脸开始望向窗外了，一直在下车。我们在一起两年了，我却不能完全把握住她的心思：现在开心啦，此刻郁闷啦。

>> 回到家里夏鸥自然和她妈一番亲热，然后妈乐呵呵地进厨房做饭了。

>> 我可笑的又开始紧张了，我在心里一直酝酿着如何开口求婚。

>> 突然就听见厨房里一声“乒——”的一阵，是碗落地上的尖锐。然后立即感觉有一重物倒下。

>>

>> 我和夏鸥几乎是同时奔进厨房，见妈倒到那里，已经晕厥了过去。

>> “妈……妈！！”夏鸥慌张地跑过去，急切的想去搬动她妈的脑袋。

>> “别动！大概是脑溢血！”我知道我必须比夏鸥镇定，因为脑溢血是死亡率极高的。

>> “你先去打电话叫救护车！”我对夏鸥吩咐，她马上向外冲去，一脸惊恐。

>> 其实我当时也有些慌了。我在心里一直默念着：何念斌，镇静些！！我叫打了电话的夏鸥赶快过来，小心的把妈的身子移平，并把她的头歪向一边以便她能呼吸畅通。然后迅速松解了妈的外套，并叫夏鸥快去把窗户都打开。然后叫夏鸥去把毛巾用冷水打湿。

>> 突然我无意间看见地上毫无知觉的妈的腰——一片青青的淤血，和夏鸥的一模一样，我在那刻猛地想到什么，竟忘记了手上的动作。

>> “然后呢？然后呢？”夏鸥无助的望着我，声音颤动，她一定觉得我已经她唯一的救命稻草，我看见那些狂飙的眼泪，它们提醒了我，时间紧迫。

>> “把毛巾覆盖在妈额头上。”我命令。

>> 过了大约5分钟，就听见妈强烈的鼾声，我也开始无助起来了，我想起了6年前我母亲脑溢血的情景，就是在鼾声过后没几秒就停止了呼吸。我必须尽全力去挽救这位可怜的母亲。但是我确实看见她那片瘀青时脑子就一片混乱了。

>> 强打起精神，叫夏鸥去拿条手帕过来。

>> “干的还是湿的？”她焦急地问。

>> “你他妈的是个猪呀！湿的要怎样弄嘛？当然是干的！”我猛地对她的笨手本脚剧烈的不满起来，大声骂了她。夏鸥在愣了一秒钟后冲进屋。

>> “快点！操你大爷的你还在化妆呐？”忍不住又骂

>> 接过颤颤巍巍的夏鸥的手巾，我快速掰开母亲的嘴，她的舌头已经开始下坠，我忙用手巾包住舌头，轻轻向外拉。

>>

>> 那该死的救护车到10分钟后才来。然后夏鸥哭喊着跟着救护人员奔向了医院。

>> 十分钟左右，接到噩耗——妈走了。

>> 我一下子瘫痪在了地上。

>> 我想起了我死于脑溢血的母亲，又想到了夏鸥的母亲，她们在重叠。

>> “妈——”我突然觉得痛苦极了，我的那些爱我的亲人。

>> 我脑子里猛的出现小时候的情景。

>> 那时家里有3个孩子，我是最小的。母亲很疼我，做饭时总拉我在身边，抄好了菜我老喜欢用手沾着偷吃，母亲就会用手拍我的头，骂我是馋猫。

>> 只是手劲不大，只是骂声带笑。

>> 我又想到了夏鸥的母亲，总把一分菜里最好的挑给我，用严肃的语气叫我吃掉。

>> 只是严厉里透着浓浓的关爱。

>> 巨大的痛楚让我暂时忘记了钻戒，和腰间的淤血。

>> 几天后我才在学校门口看见了夏鸥，她憔悴得像个稻草。眼睛里再没闪烁着晶亮，空洞地看着我。

>>

>> “夏鸥……”轻声唤她，那股心疼像巨石般从山顶滚下。我快不能负荷了。“跟我回家吧。还有我呢。”

>> 牵着她的手，一路无言。

>>

>> 失去母亲的夏鸥刚开始是很消极的，什么都不表现出来，伤心闷在心里。话比以前更少了，常常一个人呆坐着，或者在卧室里不出来，写着什么。

>> 我着急她，却也不能责备什么。钻戒放在抽屉里。我一直未给她，等待着她恢复。

>> 夏鸥是很害怕失去我，以前有母亲，现在我像她唯一的依靠。每晚她不再用手轻抚我，而是小猫般缩在我怀里，双手紧紧地环着我的腰。久久都不睡。

>> 两年情妇的期限以过，我已经不再每个月定期给她钱，而是把银行的里卡全部交给了她保

管。我们像一对正常的夫妻般过活。我从没想过我的爱情要怎样的波澜，我欣赏平静而幸福的生活。

>> 可以说，我是满足而快乐的。

>> 某的一天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突然好起来了，脸色红润，时尔对着窗外，可以笑得神秘而

甜美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却实在是欣喜她的苏醒。

>> “笑什么呢像个小白痴？”问她，奇怪跟着就感染了她的好情绪。

>> “我不告诉你！”说着，一扭身跑掉。我好久没那么舒畅过了。

>> 欲望如巨浪般袭来，当我看见她娇憨地扭摆动她的小屁股时。

>> 我像只见荤的野兽猛地把她抱起，向卧室大步走去，然后毫不怜惜地把她以抛物线型丢在床上，就扑上去。

>> “啊，不！！走开！”她挣扎。

>> 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因为居然这么认真的反抗我的亲热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我停下来，审视

她，脑中不自主的又开始乱想——她以前是干什么的。

>> “别闹了，轻点行不？”她说，不整的衣衫让她看上去极具诱惑，那发光的眼睛水妖般混乱

迷人。盯着此刻妖媚又不声娇羞的夏鸥，作为一个男人我已抛掉所有防范和顾虑。

>> 我再次扑上去，撕毁着她的衣服。

>> “小斌小斌！别！啊你别伤了我们的孩子！”她尖叫。

>> 我被那歇斯底里的叫声惊呆了，手还放在她的乳房上，忘记了动弹。

>> “什么？孩子？”重复。

>> “恩。”她脸猛地红了，像朵加血的白玫瑰。

>> “我们的？”再重复，不可置信。

>> “是的。”

>> 我至少有3分钟没说话，就这样望着她。眼前这眼睛清亮的少女，已经是个小母亲。我把手向她

的肚子移过去，轻揉的抚摩，那里边有个小生命了！！那是我的儿子！

>> 我他妈有儿子啦！

>> 接下来我就疯狂的把夏鸥抱起来，举着，又引来她一阵惊恐的尖叫“啊小心孩子！”

>> 恍然大悟，像放国宝般温柔地放下她，却不能发泄心里和全身一断涌流的激动。我飞快的向

客厅跑去，然后在跑向厨房，最后又跑回来。嘴里一直叨念着“我有儿子了，嘿嘿，小子，你老爸是个天才！”

>> “哎呀你疯啦！”夏鸥笑着骂，脸上也同样印着分崭新的喜悦。

>> “夏鸥！夏鸥！！我的好夏鸥，你快告诉你儿子，他老爸是个天才！”我兴奋地扑向她，捧着她的脸就亲。

>> 夏鸥被逗得咯咯直笑，笑过后又问：“为什么你是天才呢？”

>> “因为我让你有儿子！”我理直气壮的吼“那还不是天才么？”

>> 她就笑得更欢了。

>> 当天晚上我就去买了纸尿布和奶瓶，加一打婴儿的小衣服小鞋子，然后捧着那些精致小巧的鞋念“小鬼，你一定像你爸一样聪明帅气！”

>> 第二天我就拉着夏鸥去商场买了最漂亮的婴儿床。

>> “孩子出生还早呐！”夏鸥提醒我。

>> “你懂什么？难道孩子出生了要跟着我们睡？我可不愿意谁来和我抢我的夏鸥，我儿子也不行！”

>> “我看你是得神经病了。”她骂，笑得好窝心。

>> 以后的生活丰富而灿烂，给小孩想名字啦，看教科书啦，学习怎样做个好爸爸。

>> 夏鸥曾小心地提过一句想现在不要孩子，等毕业再打算，被我严厉的否决了。要知道我是用

我全身心的在爱和期待这个孩子。

>> 我和夏鸥的第一个孩子。

>> 夏鸥见我那么坚决，就没多说什么了，她一向不喜欢多发表意见，就笑咪咪的享受做母亲的快乐。

>>

>> 夏鸥会在床上，躺在我怀里，小声而自豪的告诉我，做母亲的心情。

>> “要是妈妈能看见她的外孙，该多好啊。”她说，感慨。

>> 夏鸥的母亲？我脑中晃过她死去前的一幕，和她腰间的青痕。但也仅仅是晃过，因为夏鸥

没在学

校睡了腰上的痕迹也渐渐消失。

>> “别想那么多，妈会在天上看着我们的，和我们的孩子。”

>> 我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可以那么繁多，多到你一一去品位但都尝试不完。工作的顺利也助成我无忧的理由。

>> “夏鸥？”我抱着她，亲热地叫。

>> “什么？”她轻声应。

>> “我很爱你和孩子。”

>> “我也是。”

>> “你是我一个人的夏鸥吗？”

>> “恩，我是你一个人的。”

>> 这些话，听得我好窝心。

>> 我在算着，在情人节那天，亲手给夏鸥带上早已准备好的婚戒，然后她将是我唯一的爱人。

>> 我在那时绝不会想到，我以后还会叫别人老婆，而那颗代表忠贞承诺的戒子，夏鸥一辈子都没机会戴上。

>>

>> 胎儿快一个月时，带夏鸥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检查。当那中年医生笑着说大小都安好一切正常

时，贴心极了。然后回家按着医生的指示，炖汤熬补品。

>> “你不无聊吗？”夏鸥对着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的我说。

>> “不啊，我很快乐得充实！”说着把她赶到卧室去休息。

>> 然后她又去写着什么。

>> 晚饭后，我洗了碗，发现茶几上多了张纸，上面是夏鸥的字迹：

>> 送我至爱——斌

>> 我把爱情炖成汤

>> 没放调料不加糖

>> 下锅掺上点心情

>> 噗噗淌淌

>> 我把爱情炖成汤

>> 哀愁喜乐守在旁

>> 开了小灶慢慢煮

>> 欣欣赏赏

>> 我把爱情炖成汤

>> 不欲倾诉拒张扬

>> 偶尔四下无人后

>> 偷偷尝尝

>> 我把爱情炖成汤

>> 十里无风百里香

>> 渗透付出跟给予

>> 清清亮亮

>> 我把爱情炖成汤

>> 无欲无物前途长

>> 担忧爱果成熟时

>> 熙熙攘攘

>> ——夏鸥赠

>> 我欢天喜地的拿着纸条，默念了N次，直到背下。然后进屋去依着我的夏鸥，亲亲热热的称呼她为

小诗人太太。

>> 她边笑边说我恭维她。

>> “我不夸奖我老婆去夸奖谁呢？”

>> 学校那边本来想叫她别去了，但是她不肯，她说还有几个就毕业了（夏鸥读的专科，三年制）她

说工作了有时间还要升本。

>> 这些其实都不是我所关心的，我只在意她的身体和肚子里的宝宝。

>> 我已经决定了，等她一毕业就结婚。她将成为我的小新娘，只是要大着肚子参加婚礼。但是她

无论怎样都是最美丽的

>> 而且她的美丽将是我一个人的财产。

>> 有天中午公司突然停电了。于是提早下班。就想带夏鸥一起去吃午饭，顺便陪她到公园里去看看猴子。夏鸥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猴子，她说像我。她每次这样指着我说像我时我都会抓她过来打

她的小屁股。

>> 那天是3月9号，那天云里有丝丝太阳。

>> 我把车停到离校门还有点距离的地方下了车，因为夏鸥说不喜欢大家都注视自己时的气氛。

>> 还没靠近夏鸥时就看见了她，和另一个男人说着什么，看不清楚。

>> 我开始紧张了，我又不相信她了，我悄悄靠近他们，躲在一棵大树下。听不见他们说什

么，

只看得出夏鸥很惊恐，偶后很愤怒。

>> 那男的说了什么，夏鸥好一会没说话，沉默了一阵，期间夏鸥毫无表情。最后那男的又说了些

什么，她似乎很无奈地点了点头。然后进学校去了。

>> 那男人从我身旁走过，我仇视地盯着他离开。当我认出他就是两年前包养夏鸥的中年男人。心

里一阵剧烈的疼痛，呼吸困难了。

>> 我觉得压力很大。我告诉自己要相信夏鸥。并且她已经不是个人人可碰的妓女，她是我快过门的

老婆，是我儿子的母亲。

>> 晚上夏鸥准时回来了，我一阵狂喜，说不定他们根本没有什么，只不过碰见了说说话。

>> 但是还是有点疙瘩在心里，我看着夏鸥，想仔细研究她，但是没成功。她是一汪清透的水，什么都看得见，其实看见的什么都不是。

>> 我想问她那男人是谁，但是那么她会对我的怀疑伤心的。但是我必须问她，不然我会郁闷死的。

>> 在我去上了第4次厕所出来时，我下决心问问她了。

>> “夏鸥。”

>> “恩？什么事？”

>> “今天在学校还好吗？”

>> “呵呵，好啊，还是以前那样。”

>> “哦，就没遇到点什么意外？”

>> 她没说话了，盯着我研究。我怕了她那锐利的审视了，好象我做贼似的。急忙解释：“哦哦，我想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有没有动，今天我睡午觉时梦见它叫我爸爸呐。”

>> 她笑了，温揉的依在我怀里“才一个月大，怎么动？傻瓜。不过今天碰到个熟人，还告诉

我怎样安胎呢。”

>> 她笑骂我傻瓜。笑得我真想做她身边最亲的傻瓜。

>> 我连着三天请假早早的在她放学时去接她，一切安好，也没什么不多余的麻烦发生。而我

也

实在在她脸上找不出什么风浪。我那颗戒备的心才渐渐松缓。

>> 一星期后在公司接到大板的电话，问我夏鸥现在应该在哪里。那时是早上10点左右，夏鸥应该上

第三节课。于是我就说在学校的。问他问夏鸥干什么，他没多说，就以随便问问为由，挂了。

>> 我直觉事情不那么简单，大板从来不多过问我的这些事，更没习惯去提到夏鸥。忐忑不安的拨了

夏鸥手机号码，一个优雅的女人的声音“对不起该用户已关机”让我心里发毛，一个上午都心神不宁

的，那句“相信你孩子的母亲。”的自我安慰在那时丝毫起不了什么作用。

>>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，急忙赶去夏鸥的学校，在她寝室门口见到她的好友，问之夏鸥的去向。答：“夏鸥今天没来上课。”

>> 我的心，猛地落到了谷底。

>> 下午没回公司，直接回了家。

>> 没吃东西，没开电视也没上网，我就那么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墙上的大钟。秒针飞驰，分针慢跑，时针

也移动了一个半圆。

>> 在晚上九点时夏鸥终于回来了。

>> 门开了，她进来。我注意了她的表情，没内疚也没害怕。她带着一脸的疲惫，重重地窝进了沙发。

她闭上眼睛，甚至如负重托般一声长叹。

>> 我搞不懂得很，也累极了，我快被她那什么都表现不出来的眼睛整怕了，我也没什么精力和耐性再去猜测和探索她，更没那么善良去体贴她的感受。

>> 什么受伤不受伤。她被我保护得好好的，我却片体零伤了。

>> “你到哪里了！？”

>> “别问好吗？”

>> 她那一脸的松弛，和不可思议的回答，让我完全不能接受。

>> “我去洗澡了。你也早点睡吧。”

>> 然后她留我一个人在沙发上，自己则去了浴室。我呆坐了大约十分钟，就疯狂的扑上前。

>> 踢开浴室门的那一刻，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回看见让我永世难忘的一目，而我自以为和夏鸥很坚固的承诺，就在那刹那彻底瓦解了。

>> 她正用烧酒拼命的揉她的腰部，而她手触碰到的地方，是一片惊心触目的瘀青。

>> 我一语不发，喷火似的瞪着她，她那混淆了我4年的眼睛此刻正闪着明显的不安。下一刻我像一个精神病患者般冲出大楼。

>> 当我突然出现在大板视野的那刻，用大板后来的话形容就是一头眼睛冒血的公牛，他说他从没想过我会有那么可怕的一面。

>> “哇，斌，你怎么了？”

>> “告诉我你今天看见什么了。”

>> “什么？”

>> “告诉我！我要知道！你今天看见夏鸥那婊子在哪里？”

>> 那是我第一次称呼夏鸥婊子，并且被愤怒冲昏了头似的还说得顺。

>> “她都说了些什么。”大板警惕地说，“唉兄弟，女人嘛，用得着你那个样子吗？你看你”说着他用手臂来勾着我“头发都冲直了。”说着他奸笑两声，用很下流的声音说了句“哪个女人没

需要的时候呢？何况你也不想想她以前是干什么的。说不定是你小子不能满足……啊！”

>> 他还没说完，右脸已被我挥过一记毫不留情的重拳。

>> “我*你妈！谁问你这些的！？老子现在是问你你上午看见什么了！”

>> 大板反过身就是一下回击，打在我胸前，闷响。“你他妈的是不是被那婊子整疯了？连兄弟都不认识了？我告诉你又怎样？我早上是看见她了，你那宝贝，不得了的心肝，和一男人去**宾馆卖去啦。你还在这里紧张她，你没看见她跟那男人的亲昵劲，干她娘的看着就骚！她长的就天生

的婊子样，她妈是婊子，她比她妈更厉害！你没见人家开的什么车，是你那小别克能比的么……”

>> 大板还在口沫横飞地大骂着。我早已在听见那句“**宾馆”时就停止了一切思想。

>> 后来大板安慰了我几句，拉着我去喝酒了。
>> 喝醉了回家看见坐在沙发上急切的夏鸥，想起大板的话，越看她那双水灵的眼睛越觉得她贱，一个气愤不够，拖她到床上狠狠地强奸。

21 回复：《抱歉你只是妓女》- 非常感人的故事，请把全文看完

>> 第二天眼睛被阳光得醒过来，头痛得厉害。见了醒了夏鸥忙端来一碗醒酒汤，和以前一样美好

的哄我喝下，好象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过。

>> 我也开始迷茫了，我看着她泛着水波的眼睛，那么无邪清灵，不带任何瑕疵。我又些脑筋转

不过来。以为这是上帝送给我的天使。洁净善良。

>> 我看见她拿碗的手，覆满了捏痕，那青紫的颜色刺激了我，我一把掀开她的衣服，就看到了腰间的痕迹。我总算明白这些瘀血是什么了，我可以想象那男人一双油腻而富足的脏手，淫恶地在上揉捏，在夏鸥光洁而充满韧性的皮肤。

>> 而那双手一定也曾游弋过夏鸥的全身。

>> 我狠狠地望着她，我曾以为她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妓女。她也正望着我，目光带点怯意。

>> “让一下，我要去公司了。”我虚弱的说。恨自己竟还对她满是歉意和疼惜。

>> 她坐在床上的身躯移了一下，我发现她手放在她的小腹上。然后下一刻我毫不留恋地穿衣走出了家。

>> ——在她手放那里还有个指不定是谁的祸。

>>

>> 接下来的日子可想而知的废乱，整天呆在公司，时刻忙着，却也不知道在忙着什么。我必须

找点什么事来做，不然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夏鸥。她现在是否又在那男人怀里，任他在腰间或大腿捏出新的瘀青。晚上我也不想回家，我害怕回去看见那空房，更害怕面对一个指着肚子说有我孩子的女人，而那孩子我真不敢确认是谁的。晚上或者就在办公室后面的小床上睡，或者和朋友去妖绿喝酒消遣。

>> 我滑进了一个凌乱糟脏的次序里。可怕的是，从来没想过要爬出来。

>> 大约过了3月中旬，有个很重要的文件存在家中的电脑里我必须回去拿。我故意在外面流连到凌晨2点才回家，这样就算夏鸥在家，也已经睡了。

>> 开了门轻手轻脚进屋，像个鸵鸟般地进屋。电脑在客厅的，所以我不必担心夏鸥会发现我。

>> 可是我一抬头就看见夏鸥了，她看到我先是一愣，然后马上跑过来给我拿拖鞋。

>> 她原本就瘦小的身子现在只瘦得一把骨头了，瞪着双充满欢喜的大眼睛把拖鞋快速递给我：

>> “你回来了？来把鞋换了。”她清脆地说，故意把声音抬得高高的，却还是在最后两个字的

尾音时听出点哽咽。

>> 女孩夏露把鞋放在我脚边，等着我脱了鞋她又把我的皮鞋放进鞋架。两年来她几乎每天都做这些事，表现得熟练又轻松。

>> 后来她怀孕了我就不让她做了，我体贴她的身子，而她总是不满的说“你别剥夺我唯一的喜

好嘛！”

>> 我以为我可以不爱她了，经过那些事，至少可以少爱一点。

>> 可以当时我看见她习惯地伸出手去捡我换下的鞋时，竟然眼眶发热。我努力控制住自己没去抱

住那瘦弱的躯体。

>> “你怎么还不睡？”我问。

>> 她冲我一笑，天真，但是没回答我的话，只说了声去给我倒咖啡——我有晚上喝咖啡的习惯。

>> 我看着她笑我，觉得自己又要走进她妖媚的圈套了。
>> 倒了咖啡出来她就搬了凳子依到我身边坐着。我不回头也知道她在平静地看着我。
>> 我实在太不习惯了这一循环了，那熟悉的味道让我心软。
>> 作好我要的东西后，我起身，努力不起和她的眸子相碰，不给她捕捉我的机会。
>> “我去给你放洗澡水！”她说，又向浴室走去。
>> “呃，夏鸥……”
>> “恩？”
>> 我叫住她，我想告诉她不用了我不在家睡，面对她明显的兴奋神态我竟有些说不出口。
>> “我……唉，你自己去睡吧。我吃点东西就回公司了，那里还要处理些事。”希望这些理由可以让她好受点。
>> 她看了我几秒，就不声不响地去给我烧菜。
>> 其实我根本没什么胃口。
>> 十分钟后，她把菜上齐。坐在我身边看我吃。
>> “你这几天几点睡的？”我看她今天的架势似乎每晚都等我到深夜。
>> 她看着我，没说话，只摇头。
>> “没睡？”
>> “恩，我白天睡了的。在学校。”
>> 我很吃惊，但是不想让她知道。自己吃饭。

>> 吃完一碗她连忙又给我盛了碗汤，这也是她以前爱做的活动。
>> 我感到我的心酸得不能负荷了。
>> 突然瞟到她盛汤的手，拿着汤匙微微地颤。
>> 我缓缓放下她手上的汤匙，让她转过身面对我，然后好象烈士般义无反顾地拥住她，塌实又温暖。
>> “让我拿你怎么办？让我拿你怎么办呐？”
>> “我只是在等你，做到我能做的最好的。”她声音立即带哭腔，也紧紧的抱着我。
>> 我摸着她的发，柔顺又细软，贴着她的面，熟悉而清香。那瘦得跟猴子似的身子是我久久的吸引。我永不想在拥着夏鸥时放手。
>> 但是她为什么又那么地邪恶？以前那么对她母亲，现在又这样对我。对她在世界上最爱她的人残忍她才能活下去吗？
>> 我扳过她，看着她的眼睛，红红的，我说你这个坏女人。
>> 她没分辨什么，眼眶更红了。
>> “你告诉我你那晚和谁，干了些什么，好吗？”我还是要问的，而且要她亲口告诉我，不然我一辈子都会被心中那点淤血搞得精神颠覆。
>> 她摇头，眼睛张得大大的，皱了眉头，做了我见过最大的面部表情。
>> “你说啊！”
>> “你别问好不？”她用尽似于乞求的声音说，好象只无助的小鹿。
>> “你为什么告诉我呢？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呢？那你希望我怎样？带着这分灰色的自尊影跟你过一辈子吗？还是你根本就没想过要认真跟我过？”我吼，近似咆哮。
>> 然后我就看她哭了。她坐在沙发上哭。
>> 这是她第三次哭，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泪。
>> 夏鸥哭了，殷殷切切的声响，微微轻耸的瘦肩，泪水放肆地滑在脸上，她似乎不想哭，拼命用手背去擦拭脸上的水，擦得又狠又快，我担心我再阻止她她会把自己脸弄破。
>> “好了，别哭了。你总是这样，什么都一个人挨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有什么事告诉我好吗？夏鸥，乖啊，听话。来，告诉我。”我蹲下，轻哄。温柔的用拇指为她擦泪，不停的对她说话。

>> 过了好一阵，她没哭了。再过了一段时间，才完全平静下来。

>> “你真想听？”

>> “恩，我必须要听。因为我要和你一起生活。”

>> 我以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，但是她的第一句还是吓坏了我。

>> “我一共被9个男人强奸过。”她说，眼睛里又恢复了那种淡然。

>> 我以为她在说我吃了9颗樱桃。但是她说她被9个男人……我惊讶地没合拢嘴巴。

>> “还要听吗？”她微带嘲笑地问。

>> 我望着她，我想我开始有点了解她了。

>> 妓女夏鸥。

>> “恩，你说吧。”

>> “我的初夜是在11岁。那时母亲第一次带男人回家。那男人趁我妈不在时，强暴了我，然后对我说，如果我告诉别人，他就要打死我母亲。于是我谁都没说。后来母亲的接连七个男人都对我做了那样的事，他们事后都用母亲威胁我。他们大多都把责任怪在我身上，说我……用眼神勾引他们，说我天生就是我妈的代替者。你能想象一个仅13岁的荡妇吗？那时我还没满13岁。”

>> 我沉默了，我不敢去想我深爱的女人有个什么样的童年，我知道她母亲一生周旋在男人身边，时刻都想保护自己的女儿，为什么连这些都注意不到。

>> 夏鸥太会伪装了。我熟悉她平静得像井般的眸子

>> “13岁时母亲做了一个男人的情妇，这个男人十分有钱。一下子，我和母亲的生活好起来，我也跟着像个上流社会的人。我可以读最好的学校，吃最美味的东西，而且那男人从不对我动手脚，其实他忙到很少来我家。我一度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事。我刚上高一那年，一天放学他来学校接我，说带我去一个地方吃饭，说我母亲在那里等我。我毫不怀疑地跟他去了。他让司机把车开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然后当着那司机的面强奸了我。那一刻我想我是个死人了。当他发现我并不

是处女时，很气愤，他说他等了那么多年，其实我早就是个小婊子。他就开始骂，骂我母亲，说他

是婊子，说我的小婊子。我气不过就给了他一脚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我被他用手捏得浑身是伤。

他没用我母亲威胁我什么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像没事发生一样送我回家了。我知道！

>，！

>> 如果我说了什么，母亲的一切都没了。其实我已经放弃要挣扎了，我几乎信了他们的话——

我就是个妓女，我天生勾引人，我是个坏女人活得微不足道。那天晚上我没进屋，那天我遇到了你。我都不知道我是怎样走进那间酒吧的，但是进去的那一刻我是真的想接客了，那时感觉自己死了一般。之所以选择你，是因为你是你们一群人中唯一没叫小姐的男人。”

>> 我回想起那一晚，第一次看见夏鸥，那个满脸向外溢着纯白的小女孩。

>> “那你以后接开始接客了？”我问。

>> “没有，我只跟过你一个人。你信吗？”她问。

>> 我毫不犹豫地摇头。16、7岁般大的孩子是很容易冲动的，后怕起来，也很具影响。可以理解。

>>

>> “知道为什么我没接客吗？因为你当时对我的态度和表情。你毫不忌讳地叫我妓女，你毫不顾及地在我身上发泄兽欲，然后是甩了500块钱，连个觉都不让我睡就赶我出门了。那一刻我手上捏

着我自己挣的500块钱，我感觉自己像条流浪狗。”

>> 现在听夏鸥述说当时的情景，虽然不知这无罪，但是我还是很尴尬。我的爱人，在对我说着几年

前，我把她当做妓女的片段。

>> “后来你大概都能猜到了，那男人一直不放弃我母亲，我想就是因为。三年前你在我们学校门口看见的那个给我钱的男人，就是他的专属司机。直到遇见你。我想我没欺骗你什么，至少

我一直都是你的一个情人而已。”

>> 我沉默了很久，我脑子有点一下子消化不了，我看着面前这个不是妓女却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，我猛地想到什么，“他是不是很喜欢捏女人的腰？”

>> 夏鸥点头。

>> 意思就是在他母亲过世后，在和我定下终身时，她还私会那男人。

>> “为什么还不离开他。他已经没什么可以威胁你了。”

>> “因为……他给了我一个我必须满足他的理由。”

>> “是什么？”

>> “这个不能告诉你。”她无比坚定的回答。

>> 我死瞪着她，突然有杀人的欲望。宰掉所有欺负夏鸥的男人，也杀了夏鸥。

>> 但是我爱她。

>> 我让步了，我想她受的已经够多了。我抱住她，宽慰她“好了好了，都过去了，以后你还是我的夏鸥，我都不会去计较什么。但是别再去见他男人了。”我本以为夏鸥会感动地扑在我怀里

痛哭，感激我这样理解和包容，再痛改前非和我一起创造明天，只是我的美好憧憬好没做完时，就听见夏鸥，用斩钉截铁的声音回答我“他要是找我，我还是会去的。”

>>

>> 我盯着这女人，她说还是会去。她表现得好像忠勇的烈士，她勇敢诚实得残忍。

>> “你不需要解释一下吗？”我冷冷地问。

>> “你别问好吗？就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她渴求地喊道。

>> “就这样？这样是怎样？你偶尔去私会其他男人，但是每天都腻在我怀里对我说‘我们的孩子

怎样怎样’？还是你根本就是本性难移的妓女有那么有分需要？”我歇斯底里的狂喊，窗户似乎都震动。

>> “你……你就把我当个情人，不好吗？只要你让我呆在你身边，怎样都好。我可以给你做饭，我不在乎你交女朋友，只要你别赶我走……”她委屈又累极的样子，如疲倦的流浪猫般的身子，和她低声的如乞求般的喃语，都使我震撼了。我觉得挫败又无奈，我想挽救夏鸥挽救我们的爱情，可是她不想。

>> 原来，她要的只是我时不时的宠爱或者她根本没把心放我这。

>> 我原以为，像她母亲说的样子，一个妓女，最珍贵的是一个男人的承诺。可是我的，夏鸥不

要，我硬给，她就犯累。

>> 我缓缓地起身，我必须离开这里。屋里空气太坏了，我像个被关在茧里的动物，不能呼吸不

能乱动。而对夏鸥那分追求，就是我一辈子最厚的茧！

>> 走到门口时回头，看见夏鸥还呆坐在沙发上，头发凌乱，目光呆滞。我心里的千万句说不出口的

怜惜就在那刻决堤。

>> “夏鸥！夏鸥！”我克制不住地奔过去抱住她，疯狂地摇撼她，把她的脸扳过来拼命的吻她

的唇，“夏鸥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我们可以活得很好的，只要你离开那男人。”然后我用全身

仅存的力气拥住她，轻声诱导“你想想，还有我们的孩子呢！我们的孩子啊。你希望他没名没份吗？”

我愿意给你这些的。以后我们会是一对最般配的夫妻，幸福地拥有最可爱的孩子，在公园欣赏他荡

秋千，你猜猜他那时会说什么？他一听长得虎头虎脑的，用稚嫩的童音喊“爸爸妈妈你们看，我荡

得多高！我要飞到外太空了！”夏鸥，你别犯傻，别钻死角，你也要想想我们的孩子啊。”

>> “我们的孩子？”她喃喃自语，她突然像个精神病般狂笑起来，笑得我出了一身冷汗，心猛的冷了。“我们的孩子早在你走后的第二天，我就去医院让它变成了一滩血水！或许它真的去了外太空了。”

>> 她还在笑，她一直那样笑。我不能接受这个疯子了，她杀了我的孩子！我一心想去呵护期盼了那么久，她知道我有多爱那孩子的。

>> 但是她竟忍心把他打掉。

>> “如你所愿了，我的好夏鸥。”然后我匆忙走掉。这屋里有个疯子，是杀我儿子的凶手！我走得那样急，竟然忘了要换鞋。

>> 走到小区大门时想到自己犹如一个有家归不得的浪汉。我竟从来没想过，要把夏鸥从我房里赶出

来。因为赶她走的话她就真的无家可归了。

>> 后来我再没回过家，2个月后接到夏鸥电话，她搬走了。

>> 我几乎是立即回到家，一开门就是一股空荡的味道。

>> 一个家有女人时，味道是熟悉而不易让人察觉的，但是一旦她走掉，就会立即感觉以前有多迷恋那股味。

>> 我检查了所有的房间，那钻戒还摆在抽屉里，衣柜里挂着件纯白的裙子，我知道夏鸥穿上它

就像轻灵的白云。浴室里她的洗面奶没在了，我看见茶几上还放着一盘光碟《做个新好妈妈》。我

的泪在我毫无知觉下狂趟。我以为会找到她留的什么纸条，上面开出什么条件，比如说如果你怎样

怎样，我就回家之类的。但是没有。家里又变得像三年前了。

>> 晚上睡觉时在床头找到根细长的头发，如获致宝。看了又看后，小心的收赏。

>> 两个月后大板给我重新介绍了个女朋友。刚满21，在一所名牌大学上大三。发自内心的美好，

看上去永远像个小孩。

>> 女友小满像个好动症患者，我常常觉得她和大板比较般配。可是她说对大板不来电。她就是

这样，说话总用她在偶像剧里学到的词，不伦不类，却也悠然自乐。

>> 最开始不能习惯她跳蚤般蹦来绷去，久了就觉得也没什么了。

>> 她不会煮饭，我就给她煮。但是逼她必须把那首诗背下来，每天背给我听。刚开始她当然不

肯，吵着说太长了，我硬的两天没理她。就当我以为我和小满就这么算了时，她跑来找我，大大方

方地把诗背下来，然后嬉笑着说每个人都有一些怪癖，两个人在一起就要相互将就的。

>> 从那以后我才从心底的接受她，承认她是我女朋友。当然免不了她向她“哥们”大板告我一状。

>> 那以是夏鸥离开的半年后了。我也再找不到夏鸥。

>> 夏天又来了，夏天一到我那放暑假的小女朋友就和我整天粘在一起。

>> 我以前从来没觉得夏鸥小，甚至她还比小满要小一岁。

>> 大概小满的天空永远都阳光灿烂。21岁的小满就像一只精力旺盛的知了，时时唧唧喳喳个没

完。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，无聊至极却也让她快乐无比。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每个早晨悄然溜到我身后捂住我的双眼问我是谁。然后雀跃于我一口答出的正确答案：

>> “老婆。”

>> 她让我叫她老婆。她说学校里谈恋都这样。

>> 以前想叫夏鸥老婆的，但是她不许，她笑着说还没结婚呢。

>> 我逼着自己不要拿小满和夏鸥比较，因为她会输得很惨。
>> 小满确实很小，表现在她的行为：对帅哥的追崇和对足球的不懂让她每夜和我一起守着看凌晨2点欧洲杯，却能在2：10分准时入睡。喜欢把人惹火后甜甜地猫般撒娇。同时也会有女人月事来临前的急噪.....周而复始却也津津有味。
>> 小满是个好女孩，小满是个处女。

>> 第一次和小满做爱竟是有些醉了时，把她当夏鸥了。
>> 早上起来看见床上那抹玫瑰般的暗红时，我就呆了。我竟提不起一个宠爱加欣喜的笑给小满。小满没注意到这些，她只是撒娇般地搂住我脖子说她一定要嫁给我的。我当时是一个寒颤，我从没想过要娶夏鸥以外的任何女人。
>> 我问为什么。
>> 她满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：“因为我是处女。”
>> 我又想到了夏鸥，她平静的说她是妓女。
>> 然后我就头痛了。
>> 过了一年，我快32了，我再也没看见过夏鸥。我就开始考虑要和小满结婚。
>> 我问自己原因，竟和小满的一样。
>> 小满自豪又理直气壮的说“因为我是处女。”
>> 小满像那果汁广告里形容的那样，新鲜活力，张扬着让人羡慕的青春。她永远可以在这一秒决定下一秒做什么，无规律无计划。所以当她在沙发上吞下第八颗草莓时时，就一个响指，把我拉起来：
>> “走！给你买件新衣服去！你看你连件新衣服都不买，亏得还算个小资呢！”
>> 她总喜欢叫我小资，其实我有些反感。说不清原因。
>> 然后她就开始跳蚤一样的换衣服，这边跳到那跳，洗脸梳头，选搭配漂亮的鞋，快乐得不得了。我想我不得不跟着她一起笑。
>> 她说：“我要给你买套帅气十足的运动服，”看我狂翻白眼，她讨好的说“哎你乖嘛！你老穿西装那怎么行呢？快快，换衣服出门！”
>> 于是在她的拽拉下，我苦笑跟上。
>> 望着在大街上不断跳跃着的小满，闻着她身上时尔传出的奶茶般的香，就想拥她入怀，认真考虑是否一辈子面对。
>> 我伸出右手，我就要这么做了。却在看见对面走来的夏鸥时收住了手。夏鸥似乎也看见了我，和我旁边的小满，她对我轻笑。
>> 夏鸥站在阳光中，穿着粉红的小吊带，白色长裙，带着淡然的笑，如三年前在学校大门初见她时一样美丽。她雪白的肌肤沁透出一种桃红，那么宁静而熟悉的泻在这个初夏的早晨。让人误以为她是阳光中若隐若现的仙女。
>> 身旁的女友是个凡人。
>> 仙女对我轻笑，我就实在不想留恋凡尘。
>>
>> 夏鸥似乎过得很好，比以前胖了些，不过很匀称。
>> 她微笑着对我招呼，“嗨！”
>> 我还沉浸在初见夏鸥的惊喜中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>> “啊，你好！你是斌斌的朋友吧？我叫小满！”小满是个自来熟，她毫不含糊地上前打招呼。一边用手肘来碰我“喂人家给你打招呼呢！你这傻大个！”

>> 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仓促的回应，那时表情一定很狼狈。后来小满回到家说我那时表现得像见在首长
的农民。

>>

>> “哦哦，夏鸥。”然后又不会说话了，就直盯着她，也没忘记要放开女友小满的手。

>> 那时实在太突然了，也没多说出个什么，她就说她有事先走了，甚至不留个电话也没回答我她
现在过得好不好。

>> 不过看她的气色还是不错，至少表示她的男人（们）没有亏待她。

>> 我一直目送到她在路口转弯。10秒钟后一辆奥迪从我身边开过，我看见了坐副驾驶的女人那粉红
色的吊带，没看见她的脸，她转过去了。

>> “哇！你这朋友来头好大呐！介绍给我好不好？”小满天真的嚷。

>> “她只是个妓女。”我说。

>> 小满夸张的表示了惋惜后，三分钟就遗忘了这个插曲。拉着我在满街乱窜。我心不在焉地跟她
走着，也忘记了要表现出点不耐烦加疲惫她才回停止，我满脑子都是夏鸥的影子。

>> 夏鸥现在坐在养她的男人的车里，也或者在养她的男人的怀里。不管是哪里都与我无关，但是不管哪里都让我万分不爽。

>> 我本以为夏鸥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，刚才她出现在我眼目的那一刻我真快晕厥了。我都出于
本能地要去呵护宠爱她了，就好象是我的血液里流着的职责。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就走掉了。

>> 而且是坐着她男人的车炫耀般地从我身边开过。甚至不多看我一眼。

>> 激动全部转化成愤怒。

>> 我开始了莫名的急噪，我厌烦地忍耐着小满像纤夫般拖着我到处窜，一个商场接一个商场，我开始

怀疑我进了个迷宫，觉得我们走的地方根本没变我们一直又会到原地。

>> 就在我的耐力已经用到极限时，前面一阵尖叫。

>> “呀！杀人啦来人啊！杀人啦-！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>>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怎么回事，就看见走在我前面的路人向右一躲然后就有一人直冲冲地向我撞来，在我们面对面的碰撞的前一刻我下意识得把小满推来。

>> 然后那男人就直径朝我脸撞来。我被碰得退后好几步才站稳，那男的也摔到了地上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问他怎么那么不小心时，他已经爬起来又跑了。

>> 然后就听见前面有女人在哭，狼嚎般惊人的分贝。

>> 小满是个见不得热闹的人，她马上不顾我的反对第一个冲上面去了。围观的人立即把那地上的受
伤者和旁边大哭的路人围个水泻不通。

>> 我是满肚子的火没地方发泄，心想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呢。就觉得鼻子一阵痒，感觉有东西流出了。

>> 唉我从小鼻子就小气，动不动就会流鼻血。可以卫生纸还在小满包里呢，她现在人都不知道
被淹没到哪一层了。我狼狈地用手捂着鼻子，就往商场的洗手间走去。

>> “需要纸巾吗？”

>>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我猛地回头，就看见了夏鸥那平静的眼睛。没等我反应要说什么，她就快速用手上的纸来擦拭我脸上的血，然后再递了一包心相印。就走掉了。

>> 我觉得那时幻觉。但是她留下的香气是那么熟悉，而我手上也的确多了包纸巾。

>> 半小时后接到小满电话问我在哪里，我说在商场楼上等她。她又如跳蚤般蹦过来，一看我留在

脸上的血印，一个劲的自责。

>> “回家吧。”说完这句就用尽了我全部力气了。

>> “哦好吧。唉，叫你看你还不回去呢。你不知道哇，那个男人好惨哇~她老婆好可怜哇！”小满边走边嘴就没停过。我紧皱着眉忍住没痛斥她。

>> 那个男人惨得过我？

>> 那天是星期一。星期三的中午接到了夏鸥的电话，她丝毫没多余的话开场就问我：

>> “何念斌你会带我走吗？”

>> 我没听错的话好象还带着些压抑不住的兴奋。

>> “你说什么？你在哪里？”

>> “你别问那么多。”她又是那句我最怕也最不爱听的你别问那么多。我立刻极度的不爽。“你带我走好吗？我们结婚！”

>> 我真的生气了，我想你大小姐一个不开心就搞那么多男人出来，叫 you 从良你不肯，现在想通了要我娶你我就娶？我还有没我自己的生活，而且我要拿什么去相信她？

>> “那男人不要你了吗？”我冷冷的问。

>>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分钟，听见她小声地说：“你会娶我吗？”我可以想象到她此刻咬着唇的样

子，她一定又把下嘴唇咬到发白。

>> “夏鸥，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怎么做事那么任性而不考虑后果呢？当初也是你要离开我的。”我缓了口气，沉重的说。而且我也认为这样的话题，在一年的一次邂逅之后，竟通过电话就

可以解决清楚的。

>> “我只问，你会娶我吗？会带我离开这里吗？”她说得有些焦急了。

>> “你总要给我个理由吧？你如何说服我呢？”

>> “你还忘不掉我的，是吗？”

>> 我突然认为夏鸥太任性太不负责了。我像一条被她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狗，公狗。

>> 但是我那如此不争气的心就是要这样任凭她摆布。是的，我一直活在两年前有她的世界里。我不得不承认。

>> 我就要心软了，我就要问她在哪里了，我想见到她，有和她在一起的机会我就不想放弃。

>> 突然我看见我办公桌上的饭盒，里面是我和我那可爱的小女朋友一起的饭，我想起昨晚烧菜时她的手被油溅到，她装可怜的让去我心疼，撒娇让我去哄，淘气的让我亲她。那时有个女

朋友在身边真是很幸福的，而且小满从没做过一件对不起我的事。

>> 小满和我一起时，是个处女。

>> “我……我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。”十分艰难，但我还是说了。

>> “那么，如果我有四万八千五百块钱呢？你还会不会娶我？”

>> 我想夏鸥根本就没搞清楚事情的性质。

>> “不会。你给我100万都不会。”

>> “哦……”她被伤害了，可是我又何尝不是呢？“能……能告诉我，你不爱我了吗？”

>> “抱歉你只是个妓女。”

>> “对不起。”

>> 两秒钟后，电话挂断了。

>> 我知道我和她再也不可能了。把饭盒里抄胡的菜全倒进马桶里，然后反锁了厕所，蹲在厕所里痛哭了一场。

>> 晚上疲惫地回到家，我的跳蚤女朋友立即粘上来搂住我的脖子说，

>> “斌斌！我们结婚吧！”

>>

>> 我一听头都大了，怎么在有天之内有两个女人对我说同一句话呢？

>> 我用疲惫不堪的声音说：“为什么想到要结婚？”

>> 因为她以前一直从没提过要结婚，她说她还小还没玩够，婚姻会灭杀她。但是为什么她转变那么快？

难道她……见过夏鸥？

>> 想到这个可能性我背上就一阵寒。

>> “呵呵，人家刚才看见电视里的新娘穿婚纱好飘飘哦！我也要嘛~！”

>> “哎呀，今天我累极了，你别闹了好不好。”无奈地推开她，把身子往沙发上摔去，重重地陷在里面，闭上眼睛，尽量不去想这些。

>> “怎么？你一听和我结婚就很累吗？”她生气了，凑上来扳着我的脸问。

>> “不是啊，我今天工作累。”

>> “哦哦，老公我来给你捶捶肩。”然后她的小手就立即忙碌起来。而且不亦乐乎。

>> 我把手覆在她吊沙发边的小腿上，那里柔软而弹性。

>> “给老公捶捶肩啊，老公老公辛苦了，老婆唱首赞美歌。老公你是天，老公你最大，我是老公的，老公最最好！老公你猜每句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什么？”她一边捶小嘴就一直唧唧喳喳说个不停，“哈哈，猜不到吧？笨蛋，连起来就是‘天大的好’！老公你天大的好！”

>> 小满边说边一蹦而起。说我天大的好

>> 我看了看她，我想什么都不懂的人真幸福。

>> “小满你真幸福。”我由衷的说。

>> “是啊！老公你那么出色！我能不幸福吗？我们同学一听你是个大官啊都羡慕死了！”小满自豪的说，她从不隐晦对我在公司的地位的崇拜。

>> 然后她就去做饭。小满现在在开始学着做饭了，因为刚学，兴趣还很高昂，就是菜不好吃也不可

以表现出来，不然她要生气的。

>> 晚上大板来家吃饭，直皱着眉头说难吃。但是一听是小满做的，立即严肃的说顶级！

>> 事后大板告诉我小满在家从不做饭的。我说我知道，他又拍拍我的肩说小满真的不错，很适合我。

>>

>> “你小子也该收收心了。别伤害了小满知道吗？那么好一女孩。”大板第一次那么正经的跟我谈一个女孩子。

>> 也是时候收回我漂泊无岸的伤痕累累的心了。

>> 之后很少想起夏鸥了，只在半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，一个高三的女同学竟抱着她2岁大的儿子来参加同学会，她说老公加班，孩子一人在家不放心就带来了。

>> 小家伙很淘气，说话方式和我家小满一个样。呵呵。

>> 我感慨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有孩子了，看来自己真的老了。大家听说我还没结婚都纷纷笑我眼光高。说再不生个儿子以后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然后大家都笑。

>> 我勉强跟着笑了两声。小男孩一颠一颠地向我扑过来叫我叔叔。

>> “叔叔”“哎，乖。”我用超乎想象的宠爱去唤他。

>> 我想到了我那还没见到太阳的儿子。如果能生下来，肯定也差不多大了。而且会娇气地叫我爸爸。

>> “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>> “虫虫……毛毛……”小东西还不怎么会说话的。也不知道他在说些啥。

>> 然后听到孩子他妈在对另一同学说：“唉，现在我要带孩子，生活紧着呢。他爸每个月就那么两千块收入，二二得四四得八，两年也才不过四万八千……”

>> 我突然就好像灵光一闪：一个月两千，两年四万八千……

>> “如果我有四万八千五百块钱呢你还会不会娶我？”

>> 那个妓女曾几何时对我说的话。

>> 四万八千，加上第一次她16岁那年，给他的五百……

>> 我突然感觉揪心的痛。她是在说明她一直不是个妓女。

>> 后来有意无意的也找过夏鸥，打听那男人，可是都没什么结果，加上小满对我实在没什么说

的，也就没想那么多了。

>> 两年后在和与小满的婚礼上，大板只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别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。”他是在大

家都对我开玩笑时以一句玩笑话说的，大家都没在意。小满的妈，我那个丈母娘笑得好甜。但是

我对她始终不能像对夏鸥的母亲一样亲热。小满把她的不满意表现得相当明显，因为她的肚子没法让她穿

她中意已久的用她的话说就是“飘飘婚纱”。

>> 只半年小满就给我生了个女儿。当然她是在怀孕几个月后才和我结婚的。她怀孕了还不知道呢。我说小满你月事多久没来了，她一脸傻相的说“我怎么会知道？”然后我们去医

院一检查，孩子都两个月大了。

>> 匆忙结婚。为了没满足她的婚纱绣她在我耳边叨念了几个月，没办法小女儿满100岁时我们照全家

福时又给小满和我补了一张结婚照。

>> 照片里小满笑的很灿烂。

>> 那时我是很幸福是，小满的可爱，小女儿的娇憨。也曾一度都以为自己忘了夏鸥了。

>> 那个美丽的姝女夏鸥。“抱歉你只是个姝女。”我曾经那么对她说过。

>> 我在知道她为什么想给我4万多块钱后，确实后悔心疼。但是女儿的诞生让我生活多了一分新的快乐，我感觉自己已经是个让人依靠的丈夫和伟大的父亲，我每天最快乐的事，就是看见我

的小满和小小满在沙发上蹦跳欢笑。

>> “小满我要让你每天都那么快乐。”结婚那天我在心里发誓。

>> 我想我做到了。

>> 小女儿8个月大了，牙牙学语。

>> “露露（我女儿的小名）叫爸爸。”“爸爸。”

>> 我喜欢听她含糊不清毫无动机的叫唤。心里就窝心得纯粹。

>> “爸爸爸爸……”她叫个不停“妈妈……婆婆，多多……”

>> 多多，换她的意思就是哥哥。

>> 偶尔会情不自禁抱着她，小声说“露露其实有哥哥的，一个小哥哥。小哥哥都5岁了。”以前我就喜欢和夏鸥一起幻想，我们的孩子一定是个男孩。所以到现在我还认定她肚子里的是个男

孩子。

>> “小多多小多多。”女儿就嚷。

>> 伤感一大片，满满是怀念。

>> 我已经是35岁的男人了，早就过了那些迷恋风花雪月崇拜爱情的年岁，一心想到静静的生活了。

>>

>> 两千零四年的的一天傍晚，我牵着已经4岁大的露露从公园里看河马。她妈最近迷上了打麻将，只要是别太晚回家我一般都不过问的。她应该有她的活动空间。我知道她是有分寸的，最多

在输了百来块时来哭丧着向你撒撒娇要你补给她。

>> 小满一直都是个孩子，说不定以后还要跟露露撒娇呢。

>> 想到这里我就不自觉的带了笑。

>> 走到公园一偏僻的地方时，

>> “爸爸我要汽水！”女儿叫道。

>> “好的，露露看见哪里有汽水了，就告诉爸爸，爸爸给露露买。”

>> “爸爸那边有卖！爸爸在那边！”小女儿用尽全身力气把我拽到一个路边的小摊旁。

>> “露露这里哪是卖汽水的呀？”我皱着眉头说，注意一看，小摊桌子上摆着个小黑板，用粉笔字写着“凉虾每碗一元”

>> 我呆住了，我没想到在这么多年后还会看见这种不为人知的小玩意。我心里的湖立即决了堤，回忆带着酸楚一涌而至。

>> 那女孩在阳光下奔跑的影子竟那么清晰。我想我下意识地已经把她深种在心底。

>> 心底有个女孩叫永远，她站在初夏的阳光中，全身都毫不经意的散发着清甜。

>> “爸爸这是什么呀？”

>> “老板在吗？买两碗凉虾。”我叫。

>> “哎！来了！”一位老妇女急忙跑过来，她本来坐在另一边和一大婶吹牛。我一叫她就来了，双手不停地在围裙上搓着。“两碗吗？好的！”

>> 然后利落的盛了两碗。

>> 女儿欢天喜地的吃，说爸爸真好吃爸爸真甜爸爸真凉呀！

>> 呵呵，我女儿说话不怎么会断句。

>> 我慈爱的看着女儿吃完，而自己实在不想吃，我害怕我吃掉的是思念。

>> 女儿吃完了后，心满意足的跟我走了，在路上还在问：“爸爸刚才那个叫什么呀真好吃。”

>>

>> “叫回忆。”心里苦涩得很。

29 回复：《抱歉你只是妓女》- 非常感人的故事，请把全文看完

>> 于是晚上女儿回去告诉她妈，她今天吃了两碗回忆。听得小满笑个不停。

>> 什么都不懂的人真幸福，我想。

>>

>> 有天下班回家晚了点。刚下车就发现有人影在后面跟着。

>> 我怀疑是抢劫的，正想赶快进小区里。

>> “何念斌！等等！”

>> 我转过身，惊讶的看着这个能一口喊出我名字的男人，牵着一个大约10岁的小男孩，男孩比较害羞，躲到他身后只露半个脸出来。

>> “你是？”我实在想不出他是谁，隐隐觉得有些面熟而已。

>> “我叫什么不重要。你快去看看夏鸥吧。”

>> 我想那时当我听见夏鸥的名字时，我眼睛都瞪圆了。我上下打量着这男人，衣着相貌都普通，年龄大概在50上下……我像看情敌一般的看了他十多秒，然后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的？”

>> “我们公司，有哪个人不认识你何经理呢？”

>> 我更纳闷了。

>> “能借一步说话吗？”他直接问。

>> 我知道有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他要告诉我了，虽然戒备他，却忍不住心中憋了多年的好奇。把他带回了家，刚好小满带女儿回外婆家了。

>> “喝茶。”递给他一杯，然后在他对面坐下。

>> “哦谢谢！”他本来在环视我家，见我端茶了忙礼貌的客套起来。

>> “你有什么事，说吧。夏鸥到底在哪里，她怎么了？”我心里一阵乱翻腾，我望了他身边坐得中规中矩的男孩“还有，这孩子是谁？”

>> “何先生你别心急。我今天来，就是要你去找夏鸥的，我当然会把所有事都告诉你。这件事，也只有三个人知道。一个是我，一个是夏鸥，还有一个，就是害夏鸥不能脱身的男人。”

>> 我全身的细胞都集中在一起，我从没这么紧张又认真的听谁说过说，我埋怨他说得太慢，

他不会

知道这种本就放弃的事被重掀起我会有多心急。

>> “希希你去看里面电视。”他对那小男孩说。

>> 孩子乖乖地进屋去了。经过我身旁时我注意到他那抹淡定的眼神竟如此熟悉。

>> “先生你说吧。”

>> “夏鸥是个好女孩啊！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”

>> 他的开场白就差点让我落泪了。我多年来最害怕的就是误会了夏鸥。

>> “我第一次见到夏鸥，她才16岁。可以说，我是看着她长大的。那么好的年龄，却带着副大人

都做不来的表情。我从没看见过她笑，她说话很少。只是我眼睁睁的看着她被……唉，说实话那时心里

真为她惋惜，一个女孩，被折磨得全身都是伤，老板不在时她还安慰我呢，她说李叔你别担心我

的伤，用烧酒揉一揉很快就会好的。你瞧瞧，她有时说话真是连大人都要惭愧的。但是我们为别人

做事的，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们也是拿工资吃饭要养妻儿的。哦对了，我是帮我们老板开车的。我

做老板的司机都快20年了。”

>> 他喝了口茶，又继续说：“老板包养夏鸥的母亲其实只是个幌子，老板很喜欢夏鸥。就用她母

亲做诱饵骗夏鸥上勾。夏鸥呢，你别看她一副冷漠的样子，偏偏又孝顺。于是，几乎每次老板回

这边公司，都要把夏鸥叫出来。她才是个孩子啊，你叫她如何去开心去笑？而且每次老板叫她时，都是我出马的。有时我还真是不忍心。那么多年来，我都已经把她当亲生女儿般了。”

>> 原来他就是哪个司机。我说请您接着讲吧，这些夏鸥告诉过我。

>> 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接着说：“后来她母亲去世了，夏鸥本来对老板是理都不理的，但是又遇到了你。其实她完全可以走掉的，既然她那么憎恨老板。但是她依旧乖乖的每叫她就出来，唉，可见那孩子心里有多紧张你哟！”

>> 我不懂了。但是他在继续说我没好打断他的话。“你见过夏鸥哭吗？我只见过一次，就是在她怀

孕的一个月左右。”

>> “为什么？”

>> “本来老板这个人也分不清是什么思想。但男人对女人……你知道的，有时也说不清楚。反正平时安全套都是准备齐全了的，而且从来都用了。但是有次老板几乎隔了三个月才回来，就没带。夏鸥连自己都不知道呐！后来我从老板口里听到，才赶快去告诉夏鸥的，那时她已经怀孕

一个多月了。所以说，那时她是很着急的，她自己也分不清孩子是谁的了。要知道你很喜欢那孩子，她绝不会杀掉你的孩子。但又怕不是你的，所以就离开了你。那段时间知道分娩都是我妻子在照顾她。都心疼她的身世。”

>> 我惊呆了，这个傻女人呐！

>> “直到孩子平安出世，是个男孩。她又急急地找你，只是看见你身边已经多了个女人了。小何啊，夏鸥待你不薄啊！孩子都给你带这么大了。”

>> “她怎么知道孩子是我的？”我立即提出疑问，其实我早在看见孩子第一次那刹那就觉得有说不出的感觉。就好象看见父亲啊母亲啊之类的亲切感。

>> “还记得那天你陪你女朋友逛街吗？那时其实我是去接她见老板去的。但是无意中遇到了你，本来都上了车的，夏鸥直嚷着说要再看看你。于是我一心软，就停车让她去了。等她回来后，手上拿着团粘着血的纸巾，激动得手一直抖个不停，说是你的血。”

>> 我想起了，那次被路人撞到了流的鼻血。

>> “当天她就带着儿子去医院做DNA验证，结果真是你的孩子。得到结果那一刻，她抱着儿子笑

了半天。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又没把孩子交给你。就走掉了。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，连我都不知道。”

>> 我听得心都要停止了，手端着茶杯，一端就是两小时。

>> 他又喝了口润喉，接着说“直到今年6月的时候，她才脱人找到我，把儿子带过来，她人

却没来。我求那个带希希过来的人告诉我夏鸥的情况，她开始死活不说，到今天早上我又去求她，她才告诉我，夏鸥本来在深圳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当领班的，日子虽然苦可带着可爱的儿子也还有个念头。

两星期前一个住酒店的男人乘着酒性就去抱夏鸥，那孩子当然不从，一个失手吧大概，就把那男人给杀了。经过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本来这也算正当防卫，可是夏鸥把人家杀了，在浴室把那男人的尸首用刀划成几大块！我想，那是她心里埋了二十多年的愤怒了。偏偏那男人是一大官的亲戚，所以，这刑就算最轻也怕是个无期啊。”

当时忘了什么感觉，反正就是血液凝固了。

“所以她就叫她那边最好的姐妹，把孩子给我送了过来。你看，这一大一小，真是造孽啊！我就是来，让你快去看看她的，哪怕见个最后一面也是好的啊，至少在她……总算有个亲人……”说到这时，这饱经风霜的男人竟然声音哽咽了起来。

我忘记了要哭，我那时脑子是很不清楚的。

“大哥，您告诉我，您老板是谁！”

“小子，你以为你为什么在短短四年之内，爬上那么高的地位？害惨了夏鸥，你也有份！当然，另一个罪魁祸首就是刘光栋。”当他吐出这三个字时带着明显的恨意，我也呆了。

刘光栋……**外企的总裁。

而我只是他们下一个地区的经理。算起来也是给他打工的而已。我在短短四年间，从一个小小的科长走到今天，我曾经还那么得意自己的天才。没想到竟是一个女人，用屈辱甚至生命去还来的。

我缓缓的进屋去，一把抱住孩子，我的亲儿哪！竟然长到10岁了才见到父亲！我都对你母亲做了些什么啊孩子！

我把头深深的埋入他怀里。

晚上我一夜没睡，订了第二天一早的飞机。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妻子，她哭得惊天动地地然后再表示一定会爱儿子多过爱女儿。

然后第二天我就直飞深圳。

夏鸥，好女孩，我来了。你别怕呵！

三年后的清明节，我一如既往的带着妻儿来到这里。全家每人都对躺在里面的女人几拜。

夏鸥当时一定不怎么难受就过去了，夏鸥是执行的枪决。

她一生都活在悲苦里，或许这是让她最轻松的解脱。

“哥哥，里面是什么人？”女儿问儿子。

“是母亲。”

“可是妈妈在这里呐！”

儿子望着天，泪水在他眼眶里转动却没流出。他有一双如他母亲一样的纯白干净眸子，时常带着他母亲一般的安静。

“这个是天上的母亲。”儿子说。

妻子是个敏感的动物，她又在我身边悄悄哭了。

